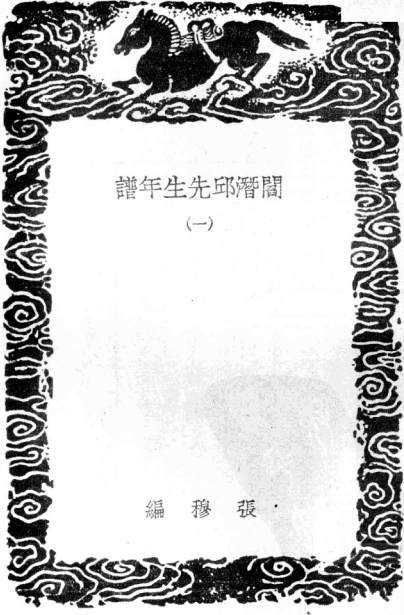


閻潛邱先生年譜

一







閻潛邱先生年譜

(一)

張 穆 編

癸卯夏。穆改訂亭林年譜。既卒業。念國朝儒學。亭林之大。潛邱之精。皆無倫比。而潛邱尤北方學者之大師。因取杭大宗。錢曉徵。所爲傳。及劄記。疏證諸書。排次歲月。爲潛邱年譜。將以詒吾鄉後進。興起其嚮學之心。討論月餘。稿艸殆具。是年秋。南游江淮。過山陽。訪丁儉卿舍人。訊以潛邱遺事。儉卿出所著山陽詩徵。柘塘脞錄見示。頗多采獲。漢陽劉棻雲學正見之。爲修改十餘條。葉潤臣舍人好爲詩。凡國初人集有與潛邱相涉者。輒來相告。增補加密矣。洎交光澤。何願船比部。復以此譜相誘。願船爲析疑彌罅。又不下數十事。於是壽陽祁尙書。嘉其用力之勤。欲遂墨諸版。與願譜並行。憶戊戌冬。襄校淮安。見閻氏之應試者。今尙多有遺容志傳。必世守焉。不可當吾世而失之也。屬同年何子貞編修。致書學使者張筱浦侍郎。行文淮安學官。向閻氏後人索之。越數月。得學使復書。則復中所撰行述。世宗憲皇帝祭文。輓詩。巋然俱在。意潛邱之靈。實默相焉。爲之意愜者。曩日。爰與願船更事討論。密又加密。蓋自剏始以訖今日。凡五易稿。而後寫定。此本雖罣漏仍不免。然於潛邱束身力學之大綱。約略具矣。學者倘能循潛邱讀書之法。研證經史。勉成實學。而不蹈標榜聲譽。苟簡自封之習。是則區區舉似前賢之微意也夫。整比再三。勉徇尙書之意。付之梓人。因述其緣起如此。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平定張穆識。

閻潛邱先生年譜卷一

清 平定張 稷編

先生系閻氏名若瓌字百詩別署潛邱居士

四庫書提要潛邱者若瓌本太原人寄居山陽爾雅曰晉有潛邱元和郡縣志曰潛邱在太原縣南三里取以名書不忘本也一統志潛邱在太原縣東八里太原縣志潛邱相傳宋修惠明寺塔陶土爲瓦遂失其形疑卽今之瓦窰村山陽丁儉卿晏嘗於淮安市上得潛邱居士小印珍弁之

歲甲辰入京師見穆爲先生所撰年譜遂以印相贈

譜中所采山陽詩徵拓塘
陸錄皆儉卿所手輯也

始祖仲寶元初自祁縣遷太原嘉節都西寨邨

子詠撰潛邱行述始祖貞逸公諱仲寶魏叔子閻氏本支鉞閻氏受姓相傳爲周昭王少子爲秦伯曾孫爲唐叔虞後皆遠無所考信修齡之錄斷自元初遷太原仲寶公始又曰元初自祁始遷太原嘉節都西寨邨者曰第一代始祖仲寶公四書釋地今晉水源有女郎祠去吾家之西寨邨一

十八里。

第四代祖岱。

本支敍四世以下，耑紀修齡所自出。其始分支者，曰第四代祖岱公。

第五代祖珍敖。

本支敍始分四大股者，曰第五代祖珍敖公。

尙書古文疏證

卷六下

鉅鹿澤一在鉅鹿縣西北。一在

昭慶縣東二十五里。昭慶縣今真定府之隆平。余五代祖之弟實遷其地云。

第六代祖人瑞。

本支敍始分十四小股者，曰第六代祖人瑞公。又曰三晉方言稱某支爲某股。

第七代祖居閫，號西渠。始由太原遷山陽。

本支敍遷淮者，曰第七代淮安始祖西渠公。又曰蓋自仲寶公遷太原，以耕讀世家。西渠公業鹽筴。

遷淮而後，世稱素封，皆代有隱德。多文學士。又曰西渠公之遷淮也，在正德初。

案杭大宗錢曉微兩傳俱作五世祖始居淮安趙館

山獮墓志則曰六世祖蓋由先生之身而上溯之爲六世也。釋地吾家自高高祖由晉之汾水遷楚之淮水所以二水之源及流皆曾窮

歷之。

案梨洲金石例古人例以高祖上一世稱五世祖故先生沿俗稱則曰高高祖杭錢作傳則曰五世祖也

王山史賀牛叟先生壽序先生之先爲太原人以貴

游於淮遂家焉居有廬耕有田藝有圃陳其年贈閻梓勤二十初度序自注梓勤居淮之竹巷狀元里左汾近臺邱瓊山過山陽詩揚州千載繁華景移在西湖嘴上頭西湖嘴在運河東岸距余家狀元里僅二百步余嘗笑此謂成宏時之西湖嘴耳

高祖翰號雙溪太醫院吏目

行述五世祖明將仕郎太醫院吏目雙溪公萬歷甲辰進士履歷便覽閻世則祖翰吏目南雷文定參議閻公神道碑其先太原人至公之祖雙溪徙於淮右

曾祖國順字覺吾歲貢生南安府上猶縣訓導

太原縣志閻國順字覺吾有至性年十歲大父病夜禱願以身代性甘淡泊而急於解紛鄉人有奇冤以千金爲壽求居閒國順力卻而卒陰爲之所訓子世科成名封如秩鄉人共舉入鄉賢祠南雷參議公神道碑雙溪四子而覺吾以明經爲上猶掌故惠吾以舉人爲狄道令公則覺吾之長子

也。淮安府志。關士望。萬歷四年丙子。山西中式舉人。太原縣志。關士望。國順弟。任陝西狄道知縣。有惠政。民立祠祀之。康熙十六年。入名宦祠。

行述。先高祖考封文林郎。浙江湖州府

推官。劄記。示孫學翼詩注。高曾墓在太原西山。

祖世科。字伯登。號籜楚。又號龍門。萬歷庚子舉人。甲辰進士。官至遼東寧前兵備道參議。

萬歷甲辰進士。履歷便覽。閻世科龍門詩四房。

行述。吾家明朝俱以詩經中式。國朝則皆治禮記。

己卯六月二十一日生。

案公生於隆慶庚午。

至萬歷甲辰年三十有五。履歷減十歲。則二十有五也。

太原籍。南直山陽人。庚子二十五名舉人。會試一百名。三甲二百二十三名。

兵部觀政。乙巳。授湖州府推官。

釋地餘論。引朱文肅國讀湧幢小品。論磁州水利事曰。先參議起家湖州司李。與朱文好。朱亦嘗口述手畫其事云。

己酉。福建同考官。

劄記。關旌。

總令從兄聘試江寧詩。楚材原待督。祖德自依孫。自注。參議公主試。萬歷間。於今六十餘年。案後六十餘年。當為康熙八年。己酉也。釋地。鍾伯敬述其座主雷何思檢討之言。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告子是箇大受用人。萬歷己酉。闕關。先

參議以湖州司馬。聘往領同。雷何思為正考。共事甚歡。亦偶及是語。故余家世實聞之。錢謙益明詩人小傳。雷思滯字何思。夷陵州人。萬歷辛丑進士。何思好學問。通釋理。講經世出世之法。其宗旨在江陵內江之間。己酉。出典闕試。所撰程策。頗見大意。惜

其未試而歿。何思集。其門生鍾恆所論次。

庚戌。舉卓異。辛亥。升戶部主事。壬子。管象房艸場。癸丑。升郎中。遼東管糧。丙辰。升河

聞知府仍留遼東管糧。丁巳升寧前參議。戊午回籍。

是科總考。實政大夫。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朱寶會題。浙江山陰人。戊辰進士。嘉義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掌院事。唐文獻所。南直華亭人。丙戌進士。同考詩四房。文林郎。禮科都給事中。張問達誠字。陝西華亭人。癸未進士。劉記。甲方坦庵詩。通家原孔李。自注。先參議出公叔父大理公之門。又送金道州詩。孔李先朝籍最真。自注。先參議出麗陽中丞公

之門。案若方。若金。

蓋公鄉試座主。

南雷文定。參議闕公神道碑。公字伯登。號礪礎。登萬曆甲辰進士第。授湖州府推

官。湖濱巨浸。多盜賊。治以嚴苛始辦。公奉職循理。解其繁密。民甚便之。有豪右誣人死罪。公疑之。精神所注。通於夢覺。神語諄諄。卽時判結。戊申水災。民死者過半。公與郡守陳幼學。發廩勸分。盡所以

救荒之術。故民雖饑而不怨。

荆記。移寓雜興詩。手露萬人曾得活。心冰十郡舊皆寒。先公祠字今猶在。君說遺黎淚未乾。自注。先大父起家湖州司李。與郡守陳公堉壻同時。政最有聲。首二句卽用直指方公魯岳

薦疏中語也。左汾近稿。有送張龍占還湖州詩。結句云。棠梨開尙在。花發到孫枝。自注。先曾王父起家湖司李。有治聲。

湖多秀民。而經術不足。公禮姚承庵。以爲大師。其說

時與朱文公相出入。學者始知穿穴經旨。以求自得。庚戌。大計郡吏。舉卓異第一人。爲戶部主事。癸丑。以本部郎中總理遼餉。時邊烽尙息。而軍政曷茸。公爽然憂之。乃蒐乘補伍。廉重核實。三年之內。捐公費千百五金。貯積六萬餘緡。發寄國之弊。坐放如期。築廩倉數十間。分屯鹽二頃。不相侵奪。公

於邊事。所以經營綏輯。先後始終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蓋已逆知將來東方之有事也。丙辰。擢

守開封。

明詩綜云。出知河開府。與履歷同。此作開封誤。而今河開府志郡官表。明崇禎開知府。亦無世科名。則以題留本部。原未蒞任也。

司農李汝華特疏題留。引公自助。又明年。

陞山東右參議。兼按察司僉事。廷議邊才。改爲寧前兵備。當是時。戊午之敗。問尋至。公置幼子於潞河。單騎出關。拔祖帥於廢籍。綏頓營壘。以待不虞。而巡撫不知其爲勞薪也。以公禮格之。公旣不得行其志。念八十老父。曳杖倚閭。將無忠孝兩失乎。遂投版棄官而去。自公去後。疆場破碎。談兵者非身橫獄戶。卽駢首西市。鮮有以功名終者。而後知公有先幾之智也。

劉記。與趙秋谷書。錢牧翁爲先參議作閩寧前畫像贊。按有學集贊曰。輅巾裏

衣。步雅視詳。夷考其垂魚委佩。濟濟踰踰。斯公雅頌廊廟。厲坊表。兩文章。佩韋弦。而修奇瑣者邪。披襟奮袂。立栗趨翔。旋觀其法冠。奮服。容昂昂。斯公之膠力邊疆。教首鬼環武闕。擊虎穴。而掃扶桑者邪。全遂金甌。渝關金湯。誰窺戎索。誰壞堵櫓。急杵擗旬。危柱促腸。身已閒而憂怒。口已含而視長。瞻公遺像。整容肅衣。不自知其清淚之漬裳也。行述。先曾祖考。常熱錢宗伯。爲像贊。墓誌。則漳浦黃詹事爲之。按墓志。今佚。

公歸。整拂藤蒲。具陳花木。與太翁

得盡田里骨肉之歡。逮丁大故。雞骨支牀。爲鄉論所榮。逆黨崔呈秀盛時。以同年生通殷勤。公不顧而唾。家居二十五年。漕撫王紀。李養正。給事中解學龍。御史王允成。累登啓事。公皆不應。所著有敬刑錄。計遼始末諸書。生於隆慶庚午六月二十一日。卒於崇禎壬午二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三。葬

於淮上之蛟龍溝北。娶高氏蔡氏。

劉記家君云。過鱸江蔡公宗伯墓下。爲水所隔。公先孺人曾王父也。時子孫茂有存者。一首言從尙書墓。正屬蔡家親。石馬欲秋。神銀魚掩夜燭。夢盤誰更。鹿桂。臨

久虛陳。去去猶盈淚。寒泉在夢頻。首韻下自注。司空曙贈外弟盧綸詩。平生自有分。况是外家親。次韻下自注。公官兼學士。末句下自注。陶淵明孟嘉傳。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也。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又蔡公鱸江在詞館。與新都楊升庵友善。姓名字見升庵文集卷五十七。云淮南蔡衡仲昂。淮安志。禮部侍郎蔡昂墓在城南包家園。

贈封皆孺人。副室陳氏。子一。修齡。江以北之學者也。女三。其婿諸

生許永祐。舉人李藻先。

劉記有與李表弟附詩。

諸生杜嗣皋。

淮安府志。闕世科仕蹟。又除蕭山盜窟。夙害頓去。

山陽詩徵。龍門先生家本晉人。世居淮上。官湖州司李。時有疑獄。屢讞不決。夜夢人語之曰。汝未舉子。宜留意祥刑。覺以告其母。母曰。獄中囚必有當平反者。汝試求之。及再錄。果得囚冤狀。遂出之。人咸異焉。其爲遼東管糧戶部郎中。及兵備寧前參議時。皆有特勅一道。蓋神宗之末。東事孔亟。故特異於他處也。明詩綜。載世科詩一首。楞伽臺。垂老投簪穩。憑高對酒閒。江楓梳白髮。海霧羃青山。目極秋天遠。身依暮鳥還。禹功遺跡在。千載喜登攀。

劉記家大人追和先大父楞伽臺述懷。并命續作。到此成三世居停。純一僧。神州慈易變。祖武姚羅。小艇富春載。

高臺正晚登。追隨愁不及。江水捲層層。

父修齡字再彭號牛叟淮安府學生

淮安府志云明末貢生

趙飴山潛邱先生墓志考諱修齡世所稱牛叟先生者也。以文名一時。撰述甚富。魏叔子集修齡

平生慎檢持。以詩名。淮山肄雅崇禎乙亥倪宗師元珙

浙江人壬戌進士

歲試淮安修齡以商籍入學首

題攝齊升堂次題坐而言不應。王山史牛叟先生壽序。先生行誼甚高。又淹通墳籍。著爲詩文。清真典雅。可以式靡起衰。劄記。乞言小奏。家君生丁巳九月十日。籍諸生。先是參議公分校閩闈。禱於九鯉湖而生。名字皆夢中夙授。少穎異不凡。性篤孝。先大父母見背。哀毀踰禮。克襄大事。極其誠信。依戀松楸。數十年不釋於懷。與先母白首相莊。始終無閒言。生平非義之取。雖千駟弗視。交游不侵。然諾常云。欲學沒脊而不能。蓋有爲之談也。嗜荔枝。續圖以寄遐抱。

陳其年迦陵詞。洞仙歌。證前生爲閩牛叟賦。注引牛叟兌闈遺徵序曰。予

生於閩。故生平癖嗜。尤在楓亭荔枝。妻屢辦。助予入闈。嘆嘉以遺道。遂巡未果也。

著有眷西堂詩文。紅鷗亭詞。行世。茶餘客話。國初郡城園亭。見

於詩文者甚多。今遺址無考。以余所知。閩牛叟眷西堂。在新城東門。金石廢。嘉樹軒。在新城。又一蒲

庵、影閣、鶴巢、鶴墩、在平河橋。又西爲飲牛草堂。

案平河橋在淮安城南四十里。劉記有平河舟運詩。淮安志平河橋鎮城南五十里。枕臨跨河。郵落市肆。兩相映帶。田疇肥美。帆檣繹絡。

亦淮甸之門戶也。昔有橋。今圯久矣。或曰運河水至此而平故名。

山陽詩徵引吳山夫云。牛叟先生七歲入小學。塾師以丹山鳳鵬對。卽應

聲曰。碧海龍。識者以爲偉器。先生家世豪貴。獨折節以讀書取友爲樂。未弱冠。爲督學御史倪元珙

所賞拔。復從漳浦黃公道周游。甲申以後。棄儒衣冠。與同里張虞山、靳茶坡諸先生爲世外交。

淮安府志

張養重。字斗瞻。山陽人。崇禎中諸生。善詩文。不求仕進。子欽世。從子鎮世。一門高隱。父子閒自相倡和。所著有一家言。斬應昇字璧。星山陽人。順治中歲貢。生博學工文。尤長於詩。有渡河集。茶餘客話。斬璧星號茶坡樵子。張養重號虞山逸民。晚自廣南歸。戴一

椰子冠。又號椰冠道人。

閒若禪侶。靜若處子。去城西四十里。小築一蒲庵。朝夕行吟。介然自守。不趨流俗。其詩高

潔。無烟火氣。不減儲王。著有秋心、秋舫、冬涉、影閣諸集行世。尤工花閒草堂諸闕。舊刻有清溪怨。感青姬作也。一時和者如雲。余嘗見先生畫像一卷。爲圖凡六。初爲授書圖。畫卯角童子。學書於參議公側。參議公高冠偉服。望之肅然生敬。次爲游泮圖。方巾欄衫。樹二金花於首。乘白馬。前有彩旗。後張黃蓋。此爲前明崇禎乙亥年。先生年十九歲。題者甚多。惟張虞山七言古詩爲詳。次爲焚冠圖。聚

儒衣冠而焚之。繫漁舫於叢葦中。將行遜也。自題云。甲乙之交。學業頓廢。效殷之箕子而不得。慕堯之巢父而不能。別號飲牛叟。始此。嗚呼。然後知先生前二圖之意。皆為此圖設也。其志亦可悲矣。又次為改詩圖。則四十時也。有蒙叟河濱詩。

錢謙益別號蒙叟。李僧字叔則。號河濱。朝邑人。國初。官寶應知縣。漁洋巖尾集。有李河濱書數日。先生以文章起關中。游宦淮南。居廣陵最久。比余

至揚州。而先生歸秦數載矣。然時聞江淮士大夫言。先生每作詩文。廣坐酒酣。使兩人張絹素。懸腕直書。略不加點。如疾雷破山。怒濤穿骨。頃刻而罷。擲筆引滿。旁若無人。舉坐為之奪氣。名噪一時。亦以此取忌。坎壈失職。傲然不屑也。書學東坡。得其骨髓。云云。愚山有酬李叔則詩注云。罷官居廣陵。又一首注云。君歸關中。明年而揚州離作。蒙叟詩不在卷中。又次為東籬圖。則五十時也。追和河濱三首。又

自題一絕云。題詩者甚多。如杜蒼略。名峿。初名紹凱。號些山茶。邠之弟也。程穆倩。名達。號垢區。歙縣人。流寓江寧。鄧孝威。名漢威。號鉢叟。泰州人。著有過嶺集。康熙己未召試。

以年老授中書舍人。嘗坐文選。精選詩。為詩觀初二三集。別集蕭樓集。紀伯紫。名映鍾。一字鱗子。號蠶叟。上元人。割記。有慈。職言紀一丈伯紫亦未詳。怡然同作一首。輩皆一時聞人。此卷今歸吾

鄉劉氏。先生之孫甥也。予就錄先生自題詩數首。先生他著甚多。今皆散佚失傳。可惜也。案圖凡六。而所引山夫語

止五。詩徵尙載有斷絃圖。自題絕句為六十時作。行述。先祖考所著。有閻氏本支錄。五思錄。秋心詩。一蒲庵詩。名流老輩來訪。

下榻嘉樹軒。或留止經年。或數月。割記。移寓雜興詩注。余幼時。每侍家大人與諸名宿語。柘塘

陸錄先生滄桑後，隱居白馬湖，與同里茶坡、虞山諸人結望社，相唱和，風雅之士一時翕集，如黃岡

杜茶村，名濬，字于皇，初名紹先，見復社姓氏。

太原傅青主，事蹟見顯譜。

南昌王于一，名猷，定號軫石，著有四照堂集。

寧都魏叔子，名禧，字冰叔，號裕齋，一號勺庭，嘗集同志九人講學。

於易

臨清倪天章，名之燠，淮安志，劉漢中字幼安，山陽人，康熙中歲貢生，遷東流縣訓導，臨清倪天章流寓淮安，俱屋與漢中同居，暴卒於馬陵，經紀其喪，銘其墓，收其遺詩，乞毛奇齡序而傳之。案劉記有答幼安詩。

萬年少，事蹟見顯譜。

閻古古，名爾梅，字用卿，著有白奪山人集，查初白有讀白奪山人詩三百首。

皆下榻相待，飛觴拈韻，爲南北詞流所宗，不減玉山雅集之盛，於世味泊如也。左汾近稿幼時見先大父藏，弄壽承二字私印，傳爲三橋手筆。

母丁孺人，諱仙窈，字少姜，清河丁文恪公季孫。

魏叔子，閻母丁孺人墓表，淮安閻君再彭修齡之妻，姓丁氏，祖文恪公，諱士美，嘉靖己未狀元，官吏

部侍郎，贈禮部尚書，父中憲大夫，知姚安府，諱有殷。

劉記：丁舅兄爲其二子來乞名，余名之曰醴源，曰禾根，以文恪公後人也，并繫以詩，又案潛邱與喬石林爲姨兄弟，劉記

有哭石林姨弟詩是也，又贈潘山補詩曰：我父母之祖，厥官曰中丞，傳君已六葉，家法守遺範，中丞謂明都御史頃也，及考鈍翁類稿，荷母潘孺人墓志，石林母乃頃之元孫女，輩行差忒，汪志疑誤，又案山補名夏，字西河，山陽人，順治中諸生，淮安志稱其

不事舉業，專肆力於詩，性好酒，家貧不能常得，與至卽走向友人家索飲，醉則以一詩報之，愛其詩者，召飲無虛日，著有淑滄亭詩，然則潛邱則詩後二韻曰：縱酒恣書亂，離鄉長病增，高堂幸強飯，勉矣就蠶騰，蓋規之也。

崇禎甲戌，孺人

閻潛邱先生年譜 卷一

閻潛邱先生年譜 卷一

一一

年十七歸再彭。再彭早失母夫人。時參議公老在堂。孺人內外家皆貴盛。特柔謹。孝事參議公。自奉

養朝夕。至視疾喪葬無違禮。遇二女公女妹。必敬以和。身撫杜氏孤女甥。而厚庇。適具嫁之。

案參議公有女嫁杜

嗣舉見前南雷墓碑。生平於奴婢罕叱咤聲。接內外姻姬無失色。孺人諱仙竊。字少姜。行季。性婉慧。眉目朗秀。知

書明大體。兼通琴弈。琴不由師授。以意成譜。妙合音節。事再彭恭。奉再彭賓客酒漿。久必飭。夫婦相歡得。白首如年少人。甲寅八月。孺人以微疾卒。閻氏故世家。自高曾以下。生忌日皆祭。每歲十餘舉。孺人直日。必夙興。潔觴豆肴蒸。僮被立須。再彭拜獻。未卒前十日。一祭愆期。日亭午。孺人覺之。悲曰。吾爲閻氏婦。奉烝嘗四十年。未嘗敢失事。何今日而違忘之。豈死期至。神不守邪。卒成禮。又七日。曾祖妣忌。力疾整衣肅拜如平時。又三日。歿。孺人於家無專制。鉅細必稟。再彭然。遇事往往開陳義命。再彭性褊。每改容從之。甲申後。勸再彭棄科舉學。再彭遂以詩名。予與再彭若璣皆有交。請予表其墓門。墓在吉家塾。距參議公兆西二百步。初再彭偕孺人上先塋。憩此。偶指一穴曰。他日與汝合葬。是。今正其處云。

案丁孺人墓表。牛叟先生初請邱邦士作之。邦士不果作而卒。叔子作邱維屏傳。載其事曰。己未九月。病噎不食死。年六十六。先是淮海閻氏。以持齋一匹。將書求爲其妻銘墓。未作也。死之先日。邦士命家人取齋出。

曰以付冰叔。運淮安閻氏時。余方就醫泰。和未歸云云。然則此蕭應遂歸叔子矣。

乞言小奏。先母生戊午九月三日。家君敬之。稱爲濟陽君。從郡望。

也。陳其年定風波齊世家詞注。引牛叟兒關遺徵曰。妻名仙窈。字少姜。女兒弟。

五人幼者適子從兄。自名其讀書處曰兌閣。妻丁姓。子恆呼之爲濟陽君。孝慧柔慎。尤曉大義。事至不動聲色。

而就理御下。仁恕肅然。成風卒之日。無賢愚內外。咸慟惜之。一生善病。勿藥。垂危前三日。猶禮拜先。

高妣忌辰。吉祥而逝。年僅五十有七。己未詞科錄。徵君母丁。自題讀書處曰兌閣。以兌爲少女。己。

於女兄弟中。行最少云。何秋濤案。牛叟兒關遺徵云。妻女兒弟五人。少者適子從兄。此云最少誤。

陳其年閻牛叟貫花詞序自注。牛叟向有悼。

亡之戚。曾爲賦。兌閣遺徵詞十首。案牛叟兌閣遺徵詞不傳。其小序俱載陳其年迎陵詞中。但失其。

次耳。又案西河亦有和作并載牛叟原序。

浣溪紗。逮下詞注引曰。妻屢請納妾。予不應。閒置孔氏一妾。三年遣之。猶處女。

焉。減字木蘭花。佐家詞注引曰。余世以鹽筴起家。後中落。妻恆好語相慰。祝英臺近。維摩天女恰同。

參詞引曰。妻屢勸予參訪耆宿。究向上一著。而以鈍根未果。近漸龐媼。遠負萊妻。滿江紅。琴弈雙清。

詞注引曰。妻善弈。花下與諸女劇。必招予。予笑謝。於琴不由師授。以意成譜。巧合自然。卓脾兒聯吟。

詞注引曰。余填詞成。妻恆爲解頤。偶製杏花天三闋。妻索書素帕。出入懷袖中。月華清。病榻閒情詞。

注引曰。妻一生鮮惰容。雖疾疾亦淡妝。讀史予調曰。提學未至。女秀才矻矻何爲。每聽耳天閣。日課童奴蕙濯。余以丈夫當掃除天下爲言。妻笑曰。請從一室始。泛清波。摘遍采菱詞。注引曰。妻種菱湖西。常攜諸女。扁舟采摘。當夕陽下。春翠袖紅妝。與清流碧沼相映。宛在畫圖。寅秋尙期踐此約。而竟不逮矣。以上凡七事。餘三事散見前後各條下。 劉松蒼雪坡詩話。迦陵嘗爲牛叟賦卓牌兒詞云云。想見牛叟伉儷風致。

而百詩又能以經學名世。亦奇矣。

明崇禎九年丙子十月十四日。先生生。

割記有壽子仁詩曰。吾聞堯元載。竹書歲丙子。後幾七十周。實爲吾生始。又生日展期啓。今年下元前一日。爲吾六十。杭大宗道古堂集。若瓌生。參議公酷愛之。常抱置膝上。摩頂熟視曰。汝貌甚文。其爲一代文人。以光吾宗乎。行述。府君生於明崇禎九年十月十四日亥時。

十年丁丑。二歲。

十一年戊寅。三歲。

十二年己卯。四歲。

十三年庚辰五歲

十四年辛巳六歲

道古堂集六歲入小學口吃資頗鈍讀書至千百遍字著意猶未熟且多病母聞讀書聲輒止之聞

記不敢出聲。劄記移寓雜興詩注余六歲時見家古古先生。

劄記楊維垣戊淮時畫明妃夢還漢宮圖屬人臨詠適同宗圖用癩先生自沛至曰楊名在逆案果

漢宮可選則逆案可翻矣楊立取卷同後直指使者誣劾用癩楊與有力焉

十五年壬午七歲

二月參議公卒於家

十六年癸未八歲

十七年甲申十月朔爲大清順治元年九歲

是年牛叟先生客金陵先生從母丁孺人避地吳越迦陵詞賀新涼雙魚問爲閩牛叟賦注引兌閣遺微曰甲申予客金陵妻獨攜子女避地吳越常手書促子歸爲輕薄子啓緘竊視歎箴勉得性情之正

釋地年九歲讀孟子疑滕定公薨兩使然友往鄒問孟子何緩不及事

疏證卷六上余少時習孟子疑滕定公薨云云與釋地語意略同但不著

少時爲
幾歲耳

茶餘客話劉節之孔和山東長山人明大學士鴻訓子少年豪俠詩文有奇氣好煮酒論兵結納死士

散財聚衆於長白山殺偽縣令

秋濤案此事在崇禎甲申關賊所署縣令也

領數千人至淮安時劉澤清開藩淮上建牙新城節

之同鄉有舊遂以兵屬後見澤清所爲不道屢侮之澤清怒令健兒二十人拉死之節之在新城與閻

修齡斫茶坡友善時有唱酬死後修齡茶坡攜白金數百兩往尋其屍終不得

案漁洋文略有劉孔和傳

二年乙酉十歲

是年從兄洞以商籍入淮安學

案劉記有寄從兄錦濤詩錦濤當卽洞之字也

三年丙戌十一歲

是年從兄若琛以商籍入學

案若琛字紫琳與先生同曾祖祖世美父調元見戊戌進士履歷便覽是年與若琛同案入學又有關若璵商籍亦先生從兄也

四年丁亥十二歲。

茶餘客話。靳茶坡、閩牛叟、張虞山、丁亥秋。有三子秋心之刻。興化李小有序之。小有自稱虛天游。

秋潛案小

有名異科。世所傳仁品。廣仁品。皆其所輯。

五年戊子十三歲。

六年己丑十四歲。

劄記。初刻唐百家詩選序。回憶五十載前。曾遇閩中書賈。持翻刻本正二十卷。

案此序作於康熙己卯。

七年庚寅十五歲。

道古堂集。年十五。冬夜讀書有所礙。憤發不肯寐。漏四下。寒甚。堅坐沈思。

行述。此下有筆視皆冰四字。

心忽開朗。如門

牖頓開。屏障壁落。一時盡撤。自是穎悟異常。是年列學宮爲弟子。

案據淮山肆雅。入學實在明年。

名流如李宗伯太虛。

名明

容。南昌人。天啓壬戌進士。官左諭。德入國朝。官至禮部侍郎。

方處士爾止。

名文。桐城人。著有齋山集。

梁商邱公狄。

案歸德府志。職官表。商邱知縣。梁以樟。崇禎閒任。魏季子集。書梁公狄甲乙議後。初授太廉令。時賊盤踞中州。

公與其兄以相悉志力拒之。以殺賊功調商邱。賊攻商邱。公夫人張氏并家屬俱死。公傷仆亂戶中。民救之。三日後蘇。逮刑部獄。天子以爲無罪。出之獄。數日京師陷。公置死南下。參史閣部軍。題授兵部主事。經理河南。途命下。而事不可爲矣。云云。甲乙議者。公狄前後所上封事。及平賊方略也。鼎革後。隱居高郵。施愚山有雙湖答梁公狄詩云。千里尋君逢臥病。杖藜猶肯爲開門。浮家不厭滄州癖。抱膝誰知故老存。白髮歡歌含涕淚。殘風兩自寒溫。扁舟歲晚歸人急。信宿何年湖上邨。孫夏峯集亦有覆公狄札。及題韻寄懷之作。苗夔案。以悼清苑人。明崇禎己卯。北直解元。大興王潛。王源之師也。見恕谷後集王子傳。

王處士于一。李孝廉小有。杜貢士于皇。宗人孝廉古古。與之上下

議論。咸拱手推服。以一經不可盡也。進而之五經。則曰。十三經不通。五經不能精也。次第卒業。阮應韶筆訓云。吾父嘗言。少時與閻百詩先生同受業於靳菴坡先生之門。同學日暮。抱書歸家。閻天資魯。獨吟不置。必背誦如翻水。乃已。後發憤將書拆散。讀一頁輒用麩糊黏几背。既熟即焚去。終身不再讀。

一夕胸前膈下。豁然洞開。若有聲震耳。後視書。一過目即成誦。戊午。與吾父同薦鴻博。爲世通儒。

秋瀟案道

古堂集。不言潛邱十五歲時所事何師。以筆訓考之。是已從靳菴坡游也。證以割記之言。知從菴坡亦五六年。應韶字虞再。山陽人。程案。應韶父名晉字鶴。吏垣。讀略已未。山陽薦舉鴻博。赴部驗到者三人。李鏡。邱象隨。張馮烈。未到者三人。稀宗孟。張新標。馬駿。更無阮晉之名。淮安志稱晉由諸生入國學。鴻博科開。津要多欲招致其門。舉辭不附。是其事也。晉孫學浩。學潛。曾孫葵生。芝生。皆成進士。宦顯於時。芝生字紫坪。先泗州府君丁丑進士同年也。

沈儼割記序。先生生長世

冑。家多藏書。幼即潛心鑽鑿。扶精剔髓。思成一家言。所交盡海內名流。如李太虛。梁公狄。杜于皇。李叔

則王于一、魏冰叔昆弟。

案冰叔從兄伯子際瑞弟。季子禮所謂江西三魏也。

時過淮必主其家。輒留止經年。與先生討覈今古。諸公皆

歎服。謂後來者居上。

八年辛卯十六歲。

案淮山肆雅錄。順治八年。李提學嵩陽類考。先生以商籍入淮安學。首題伯夷叔齊至怨乎。次題視天

下悅而歸己。

清祕述聞。李嵩陽字雲增。河南封邱人。前庚午舉人。順治六年任。案樊梅村有贈李峨居御史督學江南詩。荆注引程迓亭曰。嵩陽字元佩。號峨居。又董含寧鄉贊筆。封邱李公嵩陽。起家乙榜。視學江南。翕然有公明之目。

顯

棟高萬卷樓雜記。閱百詩先生。年十五。補山陽學官弟子。擊究經史。深造自得。嘗集陶貞白。皇甫士安語。題其柱曰。一物不知。以爲深恥。遭人而問。少有甯日。其立志如此。案題柱語。先生載之困學紀聞箋。是年毛西河避讎。初出游淮上。變姓名王彥。字士方。

九年壬辰十七歲。

十年癸巳十八歲。

十一年甲午十九歲。

從兄若琛中式山西舉人。

十二年乙未二十歲。

錢傳年二十讀尙書。至古文五十五篇。卽疑其僞。沈潛三十餘年。乃盡得其癥結所在。墓志少讀尙書。多所致疑。謂自孔安國至梅賾。幾五百年。中間半出傳會。遂著尙書古文疏證。以申其說。行述著尙書古文疏證。蓋自二十歲始。而諸子史集。亦自是縱學。無不博覽。劄記題春秋左傳屬事。余年二十前。從同里靳茶坡先生學此書。蓋得於其家。移寓雜興詩注。霞舉紫嵐。同余受業。靳茶坡先生之門。余年最幼。疏證卷八同里友人石子華峙。字紫嵐。一字企齊。與余善。每著疏證成。或面語。或遣信送覽。正唐人詩所謂爲文先見艸者。淮安府志。石岱峙字霞舉。弟華峙字紫嵐。大河衛人。皆諸生。文章行誼。見重一時。邑人交口稱二石先生。又紫嵐嘗謂余。子於考證

釋地三續。吾何修十二句。引石子嵐說。卽紫嵐也。劄記多與紫

嵐書
及詩。

十三年丙申二十一歲。

十四年丁酉二十二歲。

十五年戊戌二十三歲。

三原孫豹人枝蔚旣堂前集。戊戌年有懷閩百詩就醫京口詩。苦憶淮陰閩伯子。近來脾病太相磨。少年最有登臨興。異縣其如藥餌何。能賦茂陵消渴甚。苦吟昌谷嘔心多。漫勞著作徒無益。努力萊衣舞

且歌。

阮太傅廣陵詩事。孫豹人本三原人。至廣陵學賈。三致千金。頓自悔曰。丈夫處世不能舞。猶取金印如斗大。則當讀數十萬卷書耳。何離經學富家兒。乃儼居董相祠旁。名其居曰激堂。舉詞科。時貞山大司寇徐公爲一時龍門。四方之士鱗集仰流。豹人

獨不事干謁。入試不終幅而出。上推聞其名。命賜銜以寵其行。

行述。以病嘗就醫鎮江。特延李寶應叔則先生偕行。偃仰金山楞伽臺。日作

詩倡和。夜則乘月浩歌達旦。與江聲相應。長洲金聖歎聞而訪焉。語輒詘。遂巡別去。

王應奎柳南隨筆。金人瑞字若采。聖歎其法號

也。少年以諸生爲游戲具。補而旋棄。棄而旋補。以故爲郡縣生不常。性故穎敏絕世。而用心虛明。寬來附之。錢宗伯天台勸法師靈異記。所謂慧月宮陳夫人。以天啓丁卯五月。降於金氏之卜者。卽指聖歎也。聖歎自爲卜所惑。下筆益機辯。瀾翻常有神助。然多不軌於正。好評解神官調曲。手眼獨出。初批水滸傳行世。貞山歸元恭見之曰。此倡亂之書也。繼又批西廂記行世。元恭見之又曰。此誨淫之書也。顧一時學者。愛讀聖歎書。幾於家置一編。而聖歎亦自負其才。益肆言無忌。遂陷於難。時順治十八年也。初大行皇帝遺詔。至蘇巡撫以下大臨。府治諸生。從而訐。吳縣令不法事。巡撫朱國治方職令。於是諸生被繫者五人。翼日諸生羣哭於文廟。復逮繫至十三人。俱劾大不敬。而聖歎與焉。當是時。海寇入犯江南。衣冠陷賊者。坐反叛與大獄。廷議遣大臣卽訊。并訊諸生。及獄具。聖歎與十七人。

俱傳曾逆案坐斬家產籍沒入官。妻子遺戍云。鮑琦亭集。劉繼莊傳後跋曰。繼莊之才極矣。顧有一大不可解者。其生平極口許可。金聖歎。故吳人不甚知繼莊。聞有知之者。則以繼莊與聖歎並稱。又咄咄怪事也。聖歎小有才耳。學無根柢。何所取而許之。然繼莊終非聖歎一流。不得不爲別白也。案繼莊名獻廷。吳人。寄籍大興。明史館一統志局。繼莊皆與其事。是年從兄若琛成進士。改兵部主事。

若琛歷官至嘉興府知府。劉記贈李梅谷吏部詩。自注。國博兄

同年。昔與同官。案梅谷名含春。順天通州人。戊戌進士。國博蓋若琛別字也。左汾近稿。寄顧山容學士詩。吾家所欣賞。倍與阿咸親。自注。君出從父。今嘉興守之門。

十六年己亥。二十四歲。

十七年庚子。二十五歲。

劉記。題邵文莊簡端錄。余年二十五歲。始從同里吳太易先生學。見先生手不暫捨此書。閒請而觀焉。復於先生曰。未見甚佳處。先生微笑。蓋先生病耳聾。以爲此自其恆狀。越後二載。取而復讀。徹首徹尾。不覺沈酣。尋味者彌旬。以復先生。先生喜曰。吾當日若嚙子。子未必服。固知吾子必有今日解悟在。其善開發人如此。

然則先生自此年至壬寅入京師以前。皆從吳太易學也。

困學紀聞箋。先師吳太易先生問余。五福無貴。子知其說乎。對

曰。未也。先生曰。蓋福乃人生受享之物。古者有一命。則有一命之責任。寒者與衣。飢者與食。凡不獲其所者與安。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不追暇。其在位也。如肩重負。及去位也。如釋重負。豈若後世之

貴者。以位爲恣睢乎。故五福中不得有貴。此論甚精。

案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古未有富而不貴者。深宵交之論尤矣。

釋地。天時不如地利條。

業師吳太易先生。謂此節兩地利字殊不同。上地利是舉偏而言之。已足勝天時。下地利是舉全而言之。仍不能及人和。語此時。歲在庚子。距今四十有二年。

案後四十二年爲康熙四十年辛巳。

墓木徒拱。著書莫遂。恐有名字

翳如之感。爲識於此。自注。先生諱一清。大河衛人。丁酉北闈舉人。甲辰擬會元。後二年卒。

秋濤案。先生寓於師弟之館者

此烏有始學終倍。如顧江諸說者哉。

李塋大學辨業題詞。大學釋治國。未釋平天下。蓋天下者。國之積也。此國如此用人。如

此理財。推之他國亦如是。無異道也。故治平條。一天下字虛。五國字實。以爲國作爾。三十載前。聞先師吳太易云是編。又不謀而合。至德不孤。斯文尙在。不意老年。見此奇特。

塋字剛主。蠶縣人。自名其里曰恕谷。康熙庚午舉人。通州學正。案恕谷此書成

於康熙戊寅己卯過淮安與潛邱相見。題詞當卽作於此時。

儒林傳稿。有評定古文百篇。其師山陽吳一清所手授。續加闡發。

是年從兄洞。中式山西舉人。西河復出游。自此年至康熙三年甲辰。皆在淮上。

施愚山毛子傳。出亡抵淮。上山陽令朱禹錫。故善姓。

爲召諸名士詞人。畢集爲歡。而吏部張新標父子番詩。有名。中秋夜。會客數十人。伎樂合作。姓倚醉扣盤賦明河篇。凡六百餘言。及旦。則淮上諸家。傳寫殆徧。宣城施閏章還自京師見之。目爲才子。自是客淮數月。留連不能去。姓年四十餘。尙無子。自言當以客游老

云。案是年四河年三十八。此傳當作於康熙三十四年。愚山比年。皆以分守入覲。歸路出淮上也。朱禹錫字揆敘。浙江山陰人。順治間。以選貢積分。選山陽縣。考淮安志。職官表。禹錫知山陽。在順治十六年。後康熙五年前。而四河於四年乙巳。已與愚山講學。白蠶洲。然則禹錫實禮四河之。歲月亦約略可知矣。

十八年辛丑二十六歲。

是年從兄洞成進士。改旌德縣知縣。淮安府志。歷旌德。長寧。安溪三縣知縣。劉記。寄從兄錦濤詩曰。官向青山下。長吟小謝詩。謂旌德也。又疏證卷二。從弟自旌德歸。授余以縣志。

康熙元年壬寅二十七歲。

孫豹人概堂前集。壬寅。閻百詩自淮至邗上。哭亡友王于一。兼經營歸視。感其古誼。贈以詩。詩曰。太白於指南。自謂重

朋情。祿服日痛哭。營葬在鄂城。高義照千載。豈獨詞賦名。我友昨客死。杭人多哭聲。魂寄古寺中。尙聞鐘鼓驚。我遠不及赴。垂淚徒縱橫。貽笑李太白。偷誼何太輕。古道未淪喪。乃復見關生。自淮過廣陵。離金恤其嬰。日夜望樞至。將送歸柴荆。關生擅詞場。睥睨公與卿。師事但王子。心虛眼自明。還復奉父命。媼孤勞經營。世俱崇勢利。遺子金滿囊。爾翁獨不然。舉事貴堅貞。我身在江湖。終日望歸程。飄泊齒漸暮。何異水中萍。身殘貴自計。焉敢累嚶鳴。作詩兼示兒。懷然滿沾纓。案于一卒于西湖昭慶僧會。又有壬寅送閻百詩返太原故里赴試詩。

詩曰。我住江都君淮上。相思但聽棹聲響。梅花開罷楊柳青。君纔不來我能往。惟愁病渴苦相如。誰慮轉候久。釣魚。匪真豈無三尺劍。箇中現有萬言書。今晨別我太原去。爲言先

人有廬墓立馬朝看太行雲揮鞭夕指井州樹我聞君祖大參公令譽猶播鄉里中立朝慷慨多奇績君今繼之稱豪雄歸來應笑淮陰市始識關生天下士淮陰亦是枚公鄉君且著錦拜高堂

又有壬寅賦得桂送閣百

詩入秋闈絕句

詩曰桂樹何蒼葱香飄八月中淮南看易服好問廣寒宮案壬寅無鄉試潛邱蓋於是年始謀改歸本籍故約人作詩云然實則壬寅冬先至京師次年癸卯始由京旋里應鄉試也

道古堂集康熙

元年始游京師合肥龔鼎孳爲宗伯相知最深頗爲延譽由是知名

案貳臣傳鼎孳於順治十三年由左都御史降三級調用罷署丞康熙元年詔以侍郎補用今據順治十八年擢紳鼎孳官國子監助教是罷署丞後所補官也有據大宗此傳知此年補侍郎乃得禮部也

行述龔大宗伯府君父行也知最深

二年癸卯二十八歲

道古堂集旋以僑籍改歸餽於太原

案據下蕭松齡條傳青主條核之知改歸故籍當在此年

行述自遷淮以來高曾以下類先就僑

籍考試然後歸本籍故是年又附太原縣學隨補廩膳生

案藤陰雜記稱於吏科庫見己未保舉鴻博奏疏潛邱係以監生魯騰槐廳載筆引吏垣續略同

釋

地蕭松齡木公夫子爲衛君乎全章文云云癸卯交木公於京師曾舉此段議論今忽已三十八年能

無慨然

案與蕭木公會當在此年之春時尙未歸太原也後三十八年爲康熙三十九年庚辰

劄記案傅山先生少耽左傳著左錦一書祕不示人余初

訪之松莊年將六十矣

案全謝山傅先生事略康熙戊午青主年七十四則此年年五十九也劄記訪馬長逸詩第三句回首松莊稱韻學自注爾陽曲傳青主二丈松莊其所居也

問余古人命

名應有義。但如文六年續鞠居乃狐射姑之族。鞠居二字何義。余曰。案成二年。齊師乃止。次於鞠居。杜氏止注鞠居衛地。惟劉昭引陳留志。於兗州封邱縣下注云。有鞠亭。古鞠居。則知此蓋以地命名者。因難以晉人遠取衛地。而名其子邪。余曰。則有風俗通義在。俗說縣令問主簿。靈星在城東南何法。主簿仰答曰。惟靈星所以在東南者。亦不知也。先生不覺笑。又傅山先生。長於金石遺文之學。每與余語。窮日繼夜。不少衰止。歎謂此種學正經史之譌而補其闕。厥功甚大。畢竟始自何代何人。余曰。魏太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純爲牛形。王肅以證其羽婆娑。然說非是。晉永嘉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得犧象二。尊形爲牛象。傳至梁劉杳。以證象骨飾尊之說。非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白玉琯。古以玉作傳。至魏孟康。以證律歷志竹曰管。說不盡然。儒林傳。伏生濟南人也。魏張晏注曰。名勝。伏生碑云。地理志。魏郡黎陽黎山。在縣之陽。縣當名黎陰。乃云陽者。兼取河水在其陽。以名晉。晉灼注曰。其山上碑實云。水經注。青州刺史傅宏仁說。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前和外隱起者。隸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餘同今書。證知隸自出古。非始於秦。顏氏家訓。開皇二年。長安民掘地。得秦始皇二十六年鐵稱權。上有乃詔丞相狀棺之銘。之推與李德林對讀。則知本紀丞相隗林爲俗書。林當作狀。凡是數說。似未有先之者。

王鳴盛潛研堂金石跋尾敘。傳青主
同圖百詩。金石文字。足以證經史之

闕而補其闕。此學始於何代何人。百詩考得七事。以爲此外無先之者。但王廡劉吉孟康所據。皆無文字。則精確者。惟四事耳。而此外若昭三年傳。叔向引讎鼎銘。昭七年傳。孟僖子引考父鼎銘。禮記祭統。引孔懼鼎銘。考工記。處氏引嘉量銘。此見於經者也。史記封禪書。李少君議齊桓公柏庭銅器案。其刻果然。漢書郊祀志。張敞案美陽鼎款識。辨爲周鼎。此見於史者也。若家語載金人銘。大戴禮載丹書銘。秦本紀載始皇所立諸碑。魏書衛操傳。載操所立大邗城碑。而柏人城四門碑。閻嗣立據以爲卽舜納於大麓之迹。凡此皆百詩之所未及舉也。然則金石之學。自周漢以至南北朝。咸重之矣。極案。金人銘出劉向說苑。敬慎篇。王廡勸襲之耳。丹書銘。非金非石。不當舉。始皇諸碑及衛操大邗城碑。皆史官據實載之。非後世搜獲。軼聞此四事。四莊所引皆誤。又移寓詩注。

金石文字。足爲史傳正譌補闕。余曾與陽曲老友傅青主。極論其事。又余嘗告子壽。金石文字。北方爲多。棗梨文字。南方爲勝。又案。余嘗謂蓋代文人。無過歐公。而學殖之陋。亦無過公。傅山先生聞之曰。

子得毋以劉原父有好箇歐九之云。從而和之乎。余曰。非敢然。實親驗之。集古錄跋尾。此條又見困學紀聞卷二十。

困學紀聞箋。卷十 謝承後漢書。錢牧齋云。方少師於史館攜去。問之其後人。不可得。陽曲傅山先生聞

之笑曰。某家卽有之。永樂閒揚州刻本。初邠陽曲全碑出。曾以謝書考證。多所裨。大勝范書。以寇亂亡失矣。案此事又見劉記移寓詩注。及唐百家詩選跋。惟詩注云。曾見與前後語頗抵牾。又案潛邱於癸卯子子。兩訪青主於松莊。此數條未知定在何年。類記於此。

是科山西闡題。子路有聞一節。萬物育焉。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

孫豹人集有癸卯清明日。閻再彭攜歌童泛舟城北。按謂揚州城北也。取今日天氣佳。清吹與鳴彈爲韻。五言律

十首。

三年甲辰二十九歲。

魏世倣昭士文集。閻再彭七十壽序。家大人曾與先生相見。而先生令子同宿於清江浦上。時倣甫十

歲耳。輒知先生父子。

案世倣魏季子禮之次子也。據序中丁巳歲。倣年二十有三。逆推之。知當在此年。

四年乙巳三十歲。

劄記。方坦庵先生自寧古塔歸。遇家君。誦余拙作甚多。不知何從得之。異日賦此志感。并以爲弔。又注。

余乙巳始過維揚。謁先生未值。

甲申傳信錄。方拱乾字坦庵。南直桐城人。戊辰進士官左諭德。掌司經局印。聞城陷。尙臥牀。上引刀割髮。未半。爲家人抱持而止。尋削髮報名。以美婢賂賊將羅。不加拷掠。云云。案矣。

震方設鈴。采拱乾所著絕域紀略。戊寧古塔時作也。未有無衣曹序跋曰。坦庵被罪謫徙。捐貲得還。本末總無可取。但其所記有足備勸戒者。云云。案拱乾入本朝。仍官詹事。順治十四年。因爲少子章鉞科場。費緣中式。與吳漢槎諸人同遣戍寧古塔。且放還較早耳。施愚山有聞方坦庵先生及檇岡邵村諸君。放還志喜詩。在湖四到官寄親書詩。後案年譜。愚山以順治十八年秋分守湖四。則坦庵放還。在辛丑壬寅之間矣。樓岡邵村者。坦庵二子元成。亨成之別號也。漁洋精華錄。甲辰年。有將往金陵。冒辟疆攜歌兒見過。曰。方坦庵。

先生杜于皇、方邵村、崔不離、小集詩。大興劉寬夫、侍御位坦、藏拱乾、漢澆、諸人所書、大方廣佛華嚴經墨蹟、末有跋曰、拱乾、曩曾發願書華嚴經、望洋未敢就、戊戌冬、入園中、偶吳孝廉蘭友、言及蘇州中塘寺、有宋景濂學士三世共書華嚴經、自敘其兩世爲僧、一世爲學士、筆畫猶皦然、未湮沒也、因與同編諸君子、約以己亥元日、沐手揮毫、不意出關期迫、乃書乾竭燈、以竣厥事、各隨心願所及、腕力所成、方拱乾書八卷、方亨成書七卷、其章書五卷、陸鳴時書四卷、方元成書四卷、宣學詩書四卷、張恂書三卷、王樹德書三卷、趙瑞南書三卷、張滿書三卷、方章鉞書三卷、鄒之章書二卷、孫伯齡書二卷、李倩書二卷、吳蘭友書二卷、錢威書二卷、張明薦書二卷、邵庚書二卷、徐榮書二卷、齊維岳書二卷、吳兆鸞書二卷、張天植書一卷、諸豫書一卷、丁彭書一卷、李懋升書一卷、黃純書一卷、張文書一卷、劉隱如書一卷、孫鳴書一卷、莊允堅書一卷、孫樞書一卷、李夢先書一卷、沈始然書一卷、張真書一卷、公書一卷、共八十一卷、竟以是三十四人之一生、代宋學士之三、生、嗟乎、是三十四人者、一生之升沈、易險且堪、代人百生、不第三生矣、裝潢費約五十餘金、陳時斌及諸檀施外、率諸君子、隨所給、及其舊朝裳、繡衣、而爲嚴飾、警校則惟李懋升、齊維岳、力以正月朔、二月朔、成、施廣濟寺、寺有僧超文、爲張司馬天植、外弟、兄、目擊司馬之難、而傷心、難染、經原本、因超文請之、寺中、故永供寺中也、此書經時節、因緣、而拱乾爲之記、己亥二月初一日、方亨成書。

釋地、父執杜于皇、當三十五載前、遇於維揚、作長歌贈余、中一段曰、城南荒草寓、城北

古旗亭、君來我往談六經、出未日出歸戴星、白頭老子陡一驚、今世乃復有閩生、不貴子博觀、貴子乘確識、吾子必自愛、如子實難得、臨歧時、復諄諄以確字見誨、余深有志焉、而媿未逮也。

案世傳變雅堂集、寥寥五言律七言絕句數十篇、殊與詩名不稱、近黃岡有搜刻于皇詩文者、變雅堂集外、別爲補遺二卷、茶村詩鈔六卷、而此作仍不在、蓋軼者多矣、此長歌作於何年、無從臆定、然以文集考之、于皇於康熙癸卯客淮陰、甲辰至丁未、皆客揚州、白雲樓記曰、余客廣陵久是也、潛邸於乙巳至

揚。當與于皇相值。意卽于皇贈詩之年也。時于皇年五十有五矣。又于皇揚州石塔寺飯僧田碑文尾有清邱評語。意皆一時事後二十五載。則康熙三十八九年。己卯庚辰間也。

是年西河客廬陵白鷺洲。偕施愚山講學。

愚山年譜。康熙二年癸卯。分守湖西。有鷺洲講會歌序曰。西江講學之會。吉州最盛。中輟者四十年矣。余以癸卯十月。修復舊亭。布衣野老。皆許以客禮相見。

會者近千人。已而去游淮西。秋濤案。西河是年由廬陵北游少室。五年復還湖西。一載以愚山將移治。辭之崇仁。復之汝寧。留三年。凡所稱游淮西者。謂汝寧也。

五年丙午。三十一歲。

是年先生常回太原應鄉試。試題爲政以德論。劄記。丙午丁未間。重策論。讀宋陳傅良時論云云。

秋濤

案。皇朝通志。康熙二年。停止八股文體。三年。更定科場試題。頭場策五篇。二場用四書本經題。作論各一篇。三場表一篇。判五道。四年三月。仍復三場舊制。是丙午丁未間。已復用八股矣。然策論猶重。故先生云爾。稷案。摺清祕澗。甲辰會試。及此年鄉試。皆場。皆作四書題論一篇。通志之言。疑有未覈。劄記有修史。郊祀。經學。守令。經筵策五篇。案郊祀策曰。世祖定合祀以來。二十年間。守令策曰。國朝定鼎以來。已二十餘年矣。推知五策。皆作於此數年中。或卽應試之作。秋濤又案皇朝通志。順治元年。定制每歲冬至。大祀天子南郊。夏至大祀地于北郊。順治十七年四月己酉。合祀天地百神于大享殿。十八年正月。聖祖仁皇帝登極。萃以諸臣詳議祀典。請罷大享殿合祀。從之。

六年丁未。三十二歲。

是年九月。牛叟先生年五十一。丁孺人年五十。先生爲二人稱觴。

馬宛斯選授淮安府推官缺旋裁。案溥邱與宛斯相識當即在此年不待癸丑自隴右東歸也移寓維興詩內一首曰紛紛把筆學題詩未見揚劉博極時卻羨歸來堂畔客浩如煙海細如絲第三句自注謂鄭平

馬公聽御其體書處

即宋趙明誠故莊

七年戊申三十三歲

疏證。卷五戊申夏王源崑繩讀左傳閏二年及狄人戰於榮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

甚敗來問。穆誦詔案釋地公孫揮條亦記王源崑繩語皆云讀左傳當是戊申一時之事方苞四君子傳王源字曰繩世爲直隸宛平人父某明錦衣衛指揮明亡流轉江淮寓高郵源少從其父喜任俠習兵少長從寧都魏叔子言古文晚年與蓋縣

李堪游遂興師事博野顏習齋逾六十復往來金陵淮揚間客死山陽案曰繩康熙癸酉舉人父名世德兄源字汲公年十二補弟子員明亡不復就試金壇蔣銜世所稱拙老人者汲公之壻也

是年西河游睢州已復歸淮西。秋濡案西河至睢州爲湯文正公母夫人作崇祀祠記明年還浙九年復游淮西爲張仲誠作白龜圖記既而客息縣

八年己酉三十四歲

行述八年鄉試山西受知於前給事中交城縣知縣趙恆夫先生爲同考所忌不售府君感其知執弟子之禮終身。恆夫事蹟詳願譜案是年闈題先有司敕小過舉賢才言而世爲天下則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

自得之也。

吳蘭次林蕙堂集謝閣牛叟貽唐伯虎十美人卷及唐鏡啓有鄙文未就雅贖先頌之語蓋爲索文而

投贈者。

秋濤案此事不得其年蘭次解官在康熙己酉其自傳云以忤上官投劾歸歸而貧甚是解官後歸也又云有索論文與詩者多以樹木花竹爲潤筆費不數月成林因名曰種字林是歸里後以賣文爲活也蘭次名綺江都人順治甲午拔貢

授秘書院中書舍人選兵

部主事郎中出知湖州府

九年庚戌三十五歲

十年辛亥三十六歲

孫豹人澗堂續集辛亥年七言律詩有黃大宗招同范仲良張虞山馬圖求趙天醉張孟思閣百詩家

姪獻于飲止園次天醉韻

詩曰登樓忽使旅愁無染柳春風綠到蘆水鳥當階容易狎漁舟入夜不曾孤同來勝友如金谷老去才名遠達夫何事招尋成汎愛久看樵牧可爲徒案魏樺子於辛亥三月遇山陽黃大宗於廣陵

爲敘其庚戌登科集豹人詩有染柳春風之語蓋同時事據知潛邱此年曾作廣陵之游矣圖求名駿亦山陽人康熙己酉舉人晚薦博學鴻儒未及試而卒著有隱山堂集

是年西河復游淮安至癸丑冬始

還蕭山

秋濤案以西河所作袁監州七十序推之知此年復至淮安也十二年冬歸里十四年復客汝寧十六年游上海十七年應徵入京從淮城下過未信宿也

西河送閣徵君歸淮安序余避

歸之淮安與淮之上下無不交。閻君潛邱在其中。蟹之梁之宋不能前。復歸淮安則稍稍有言潛邱者。年損而學多者。於是躬詣之。與之登城東程將軍冢。題名而去。顧余變姓名。獨於淮有識余毛生者。予漫應之曰毛姓。於是有毛姓與潛邱君游墓之題云云。西河詩集有九月十九日登程將軍冢詩。

詩曰
層雲

蕩晴空涼風薄。枯艸我登淮陰城。秋衣振慄慄。淮陰城東有高阜。九日初過又重九。閻君父子好探奇。邀我登高共飲酒。纔頭黃菊堆酒卮。風前重把茱萸枝。雙龍銀盞墜鸚鵡。頻開鏡梳燒蟲蠹。飄飄千里試一望。射澤鹽陂滅秋漲。煙浮蒼靄到海平。日浦黃河至天上。紫霄高閣陵貝宮。霓裳羽節吹長風。圯橋再見赤松下。淮王自坐丹霞中。前臨巨冢近千尺。半倚城根半葦陌。水落難知王氏墳。道傍猶覩諱公宅。閻君本屬唐相餘。稱言此是將軍墟。神堯定鼎畫麟閣。程氏高勳析珪府。曾留淮海鎮餘方。因釋金龜葬繁弱。千秋甲冑掩黃土。猶捲旌旗走風雨。分馬嘗墮龍虎號。銜花近見牛羊舞。秋風醉酒瀉雨餅。幽思還視飛鴻翎。昭陵四望人寂寞。鼎湖南去愁清冥。銅室一曲倚桃竹。戲馬臺空散黃鶴。把酒頻看琥珀紅。拂盡殘碑不堪讀。西河又有集開修齡若璩父子卽席詩。東第謝暹彥。四圍集酒徒。清缸開玉露。畫樂待珠湖。角綸梁王賦。亮鮮陸氏府。隔吟相開發。不忍聽驪駒。末注嘉謨曰。珠湖卽東湖。時查伊璩同赴飲。又題春四堂詩并序。閻氏自山右來淮。名其堂春四。不能忘舊。乃從堂主人再彭之請云耳。甲第移家遠。茅堂倚郭新。久爲淮海客。仍是大原人。荷蓋看留楚。瓜生想去幽。天涯多蕩子。誰得買君鄰。鹽筴開鴻緒。魚鷺念舊鄉。人倫重東國。彼美念四方。啼鳥聽幽谷。流泉繞夕陽。千秋垂乃眷。聊以志斯堂。數詩不得其年。附記於此。又案錢謙益亦有寄淮上閻再彭春四草堂詩。四向依風笑。南枝擇木謀。艱難仍有步。春顧豈無頭。策馬金天醉。盤醉渭水愁。美人好萬舞。山隔思悠悠。長淮南紀水。酒蕩汨窮塵。故絳眞吾土。陶唐自古民。周詩太原什。晉問柳州文。他日論都賦。東西定主賓。

十一年壬子三十七歲。

移寓雜興詩注家古古先生壬子春復遇之交城相去三十餘年矣。

疏證

卷五上

壬子秋過陽曲松莊

傅山先生字青主者適讀左傳以哀二十五年褚師聲子躡而登席公怒下問曰古人既脫屣復脫躡乎雖杜注古者見君解躡然書傳中僅此一見無別證何也余不能對久之讀陳祥道禮書始用以報曰禮書謂漢魏以後朝祭皆跌躡又謂梁天監間尙書參議案禮跌躡事由燕坐今極恭之所莫不皆跌清廟崇嚴既絕常禮凡有履行者應皆跌躡蓋方是時有不跌躡者故議及之可見六朝時猶然而尤妙者在案禮跌躡事由燕坐二語古祭不跌所以主敬朝不脫履以非坐故惟登坐於燕飲始有跌爲獻後則以跌示敬此亦古今各不同處因怪杜注見君解躡見君字不確要須易爲古者燕飲解躡耳先生得之喜甚曰此一段直可以正杜注補孔疏爲劉炫趙汭所未及余不敢當茲已忽忽十年聊牽連書之以見一時知己之情云

案劉記有與傅青主二丈書云後四載讀陳祥道禮書後四載爲康熙十五年丙辰後十年則二十一年壬戌也西河經問彭軫山東昌樂人乙丑進士問褚師聲子躡而登席

云云若然則朝祭之跌起於後代則不足據但斬曾客淮聞淮客有論采菽之詩者云云秋濤案此淮客卽指潛邱

錢傅崑山顧先生炎武游太原以所撰日知錄相質卽

爲改定數條。顧虛心從之。疏證^{卷六}上。壬子冬。客太原。顧寧人向余稱朱謀埠水經注箋。爲三百年一

部書。余退而讀之。殊有未然云云。又^七。憶余晤寧人。壬子冬。曾問古文尙書。還當疑否。曰否云云。割

記。顧寧人論幽并營三州。在禹貢九州之外。余時同客太原。面質正曰。此不過從肇者始也。臆度耳。其實周禮職方氏。并州其澤藪。曰昭餘祁。昭餘祁在今介休縣東北三十二里。俗名鄆城泊。吾與君所共游歷者。非石嶺關以南乎云云。又南雷哀詞。顧余遇之太原。持論嶽嶽不少阿。久乃屈服我。疏證^二。

愚嘗以梅氏晚出書。自東晉迄今。歲次壬子。一千三百五十六年。而屹與聖經賢傳。並立學官。家傳人誦。莫能以易焉者。其故蓋有三焉。皇甫謐高名宿學。左思三都。經其片語。遂競相讚述。況渠實得孔書。載於世紀。有不因之而重者乎。是使此書首信於世者。皇甫謐之過也。賸雖奏上。得立於學官。然南北兩朝。猶遞相盛衰。或孔行而鄭微。或鄭行而孔微。或孔鄭並行。至唐初貞觀。始依孔爲之疏。而兩漢專門之學。頓以廢絕。是使此書更信於世者。孔穎達之過也。天祐斯文。篤生徽國。孔子之後。所可取信者。一人而已。分經與序。以存古制。一則曰安國僞書。再則曰安國僞書。爲之弟子者。正嘗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乃明背師承。仍遵舊說。是使此書終信於世者。蔡沈之過也。經此三信。雖有卓識定力。不拘牽世

俗趨舍之大儒。如臨川吳文正公尙書序錄。實有以成朱子未成之志者。而世亦莫能崇信之。蓋可歎也。夫善夫歐陽永叔之言曰。自孔子沒。至今二千年之間。有一歐陽修者。爲是說矣。愚亦謂自東晉至今。一千三百五十六年。有一閻若璩者。爲是說矣。其尙取而深思之哉。

劉記有跋周郡守晉祠碑記二則。又曰。愚既跋吾師晉祠碑亭記。復取縣志閱之。見宣和五年。有姜仲謙晉祠謝雨文。其首云。致祭于顯靈昭濟聖母汾東王之祠中云。惟聖母之發祥兮。肇晉室而開基。王有文之在手兮。其神靈之可知。爲之狂喜欲絕。益歎吾師之言。信而有徵也。女郎祠之建。實始於天聖。而封號之加。則自熙寧禱應始。宣和五年。上距天聖甫百年。其建祠之故。與所祠之人。必歷歷有據。故仲謙得之於傳聞。而載之於撰著。不然。豈牽合傳會。遂至此也。元人戈穀重修汾東王廟記亦云。女郎祠建。因改封汾東王之後。則其相因而及。意有在矣。乃祀典之譌。實自洪武四年始。詔革天下神祇封號。止稱以山水本名。而聖母廟遂改爲晉源神祠。若以聖母爲真水神也者。嗚呼。不知此似是而非。實非也。愚故詳考曲證。以信吾師之說。且以爲他日作縣志者補焉。

案周郡守名令樹。字計百。延津人。順治乙未進士。由贛州推官。遷大同同知。卓異升太原

知府。竹垞集。辛亥春。有送計百赴太原任詩是也。太原縣志載令樹重建晉祠碑亭記。末行款署康熙壬子端午後三日。

釋地。晉水源有女郎祠。實邑姜之廟。去吾家西寨村

一十八里。每游而忘歸。誠如北齊王暕之所賦者。旁方爲唐叔虞廟。南向。此子爲母屈者也。母封曰聖母。子封曰汾東王。余從艸閒。搜出宋政和五年殘碑。乃姜仲謙謝雨文。首云云。喜得一典證。屬有司當上聞於朝。以釐正之。此鄉邦故事。或曰。旣釐正矣。則當別建晉源神祠。余曰。然。豈惟晉源。此閒有臺駘廟。常補入實沈。以祀參神。不然。是知有地理而無天文也。

是年山西闡題。舉善而教不能則勸。足以有臨也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閻潛邱先生年譜卷二

十二年癸丑三十八歲

道古堂集未幾出游鞏昌與陳秀才子壽

子壽名祺芳常熟人昭文新志祺芳有聲諸生中游牧齋芝麓之門客游偏天
下所交皆一時勝流著有縉庵鷗波等集釋地憶亡及陳祺芳子壽之言大

下事莫難於讀書莫奇於用兵餘俱平且易耳又雜興詩注余知子壽自將子荆名從都門歸始案荆名名楮山
陽人毛西河所稱杜陵蔣梧者即其人也馮山公康熙丁丑有和荆名七十醉吟詩編之則荆名長潛邱八歲也

一夕共成七

言絕句百首名曰隴右倡和詩長汀黎副使士宏爲之序士宏託素齋集

士宏字
魏曾

序略曰癸丑臘盡趙

子石寅自皋蘭渡河策蹇衝雪走一千五百里訪余於張掖記與石寅別於劍津已二十有二年相見
道故舊慰問勞苦外曾不數語石寅卽自稱於鞏昌陳階六少參所得交兩詩人一爲陳君子壽一爲
閻君百詩子壽蒼髯道貌故錢虞山高弟百詩年甚少博極羣書逆數周秦如在眉睫兩君日坐老屋
頽簷以詩角險真若大將將十萬師分壇據壘無敢勝負壁觀者無不驚駭失魂魄當石寅述兩詩人
時手揮色動鬚髯戟張余卽不識兩詩人而兩詩人精神意氣聽石寅言若或見之矣又云陳先生苦

官蕭然不足爲賓客謀。惟黃羊濁酒兩詩人何所愉快。而終曰擁被含毫。真若有萬不可已之事。屬稿連篇。至一二千言不止云云。

案釋序意。知無一夕成絕句百首之事。淮安府志。陳台孫山陽人。崇禎十三年庚辰進士。授富陽知縣。調平湖。入國朝。授戶科給事中。陞禮科。轉福建糧餉道。參議。補陝西分守龍右道。參議。

秋濤案。甘肅通志。職官分。巡龍右道。陳台孫。江南人。不著在任年月。其前二人亦無年月。其前之第三人。乃康熙十年任。其後一人。則康熙十四年任。是陳之撤任。正在十年之後。十四年之前。緣十三年經王輔臣之亂。冊籍殘闕。故通志亦不能詳也。穆案茶餘客

話。京城南舊有龍爪槐。僧言三百年前物。前輩詩文集。中不多見。徐電發菊莊詞。載白門紀。伯紫云。王子季夏。僕與合肥臆宗伯。山陽陳黃門階。六同飲龍爪槐下。填詞。此地亦名流履齒所常到也。云云。據之。則十一年六月。階六尙在京師。撤任。蒙昌。當在子丑之交也。

階六又發楚州酒人。見杜于皇贈階六七十壽序。及愚山酬陳黃門詩注。劉記有得酒人消息詩。起句云。側身四望意。甯只爲君來。蓋在西游發軔之初也。又案石賓名琳。劉記與馮園芝書。亡友趙石賓。善論詩。尤好指摘。以供談柄。又釋地登泰山條。亡友趙石賓。歸其亡友滿之章。巽元一絕云云。石賓。還元。俱萊州掖縣人。穆於丙午春。在子貞同年處。晤掖人張士保。畫師。訊石賓有著作否。士保曰。有詩集未刻。因屬爲寫其喇齋偶存諸紳來。皆五七言。淺率不入格。有入秦訪翠媿曾先生。塗中漫興七律十二首。無與潛邸相關之作也。士保云。家藏有潛邸手札。異日歸檢獲。并以相贈。又云。父老傳言。潛邸曾至掖。館於掖四門外。滿巽元之棋圖。余案潛邸至掖。更無可攷。惟疏證卷六下。有一條云。實以余足之所蹈。目之所擊。今歷城縣北有大小二清河云云。若僅南北孔道。見大清河不及見小清河。此或往來萊州時所經涉歟。秋濤案釋地。引滿巽元解狐

案參議署有鷓鴣笑堂移寓詩曰。鷓鴣笑堂開鎮日。開

自注。堂爲少參階六先生靜攝處。

茶餘客話。陳階六鷓鴣笑堂。在南市橋案。此淮上之齋。蓋即用蒙昌署中舊名。

有溫玉亭移寓詩曰。溫玉孤亭更在

東秦風留得楚人風。自注。亭爲京山李本寧宗伯出官時所構。又一首注曰。亭別有額曰聽松。余欲取杜老語。易爲論松。屬子壽書之。又石霞舉時亦客少參所。移寓詩曰。故鄉人忽異鄉逢。誰道鴻泥有定蹤。坐久晝移魚鱗動。輸君獨聽曉天鐘。自注。謂霞舉所居西偏。與僧寺近。又一首注曰。霞舉所居。爲子壽舊寓。暇日同過。見壁有畫石。淋漓飛動。釋地。余昔往來洪洞。見道有豐碑曰。皋陶故里。側有祠及墓。雖躬拜祠下。心殊不以爲然。又絳在太平縣之南。絳州之北。土人至今呼故晉城。遺址宛然。余嘗

往觀。

案此條又見劉記云。余親歷其地方。悟從前說盡錯。

新田。括地志。在絳州曲沃縣南二里。余亦往觀。土人呼王官城。距晉城五十

里。曾告之黃儀子鴻。

子鴻常熟人。漢學師承記。子鴻篤信古學。於經史中地理。及各家輿地書。靡不究心。謂班書地志所載諸川。第言其所出入。而中間經歷之地。不可得聞。惟水經注備著之。然非續圖。讀者不能了然於心目。乃

反覆尋玩。每水各爲一圖。如某水出某縣。向某方流。逕某縣某方。至某縣。合某水某縣入某水。無一不具。聞若瑣見之。不忍釋手。歎曰。圖道元千古以下第一知己也。趙一清水經注釋。參校諸本標目。貫山黃子鴻。曾依圖注。每水各寫一圖。兩岸異帶諸小水。精細絕倫。參伍錯綜。各得其理。割正渭水篇。胡渭真錐指。從之辨誤。今是書歸於新城王氏池北書庫。種案子鴻所續水經圖。既不知沈銜何所。陸清獻日記。稱嘗借其所訂管地里志閱之。今亦未見傳本。精神所萃。必不遂歸泯滅。呈露何日。矧予望之。

疏證

卷六

通鑑智伯言。今乃知水可亡人國。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余嘗往來於平陽

縣而悟通鑿二語。具爲妙解。又余曾客朝邑數日。覺其治基頗高。乃置諸彊梁原之上。說者謂原卽

荆山北麓。困學紀聞箋。案鑄工安民李仁父。長編作李姓。非。余親至西安碑林中辨之。疏證。卷六下

岐山在今岐山縣東北十里。縣在鳳翔府東五十里。余所舊游處。又岍山在隴山西四十里。余所舊

游。移寓詩。秦晉重烟地亦連。爲尋遺跡著吟鞭。涇源佛峽皆天險。望裏猶愁嶽頂蓮。自注。涇水 source 出

六盤山。金佛峽在華亭。疏證。卷六下元和志。嶓冢山在秦州上邽縣西南五十八里。漾水所出。此班志

誤認。禹貢之嶓冢山。今一名分水嶺。余曾至秦州此山下。山不甚高。而峯岫延長。連屬若邱冢。問其土

人。寧羌州此山若何。愕然曰。從金牛驛北望。見嶓冢山。峨然雲表。豈敵地所能作其兒孫乎。但水亦微

細。自西東流。卽所謂嶓冢導漾者。水纔濫觴。合五丁峽水。東流爲沔。其流始大。此地則水出嶺時爲南

流。與東不合耳。余心識之。以爲負薪能談王道。疏證。卷六上漢志言朱圉。在天水郡冀縣。余曾親經其

山。在今鞏昌府伏羌縣西南三十里。山色帶紅。石勒四大字曰。禹奠朱圉。當日道中雜詠。有丹嶂含朝

景之句。卽指此。又。卷六下朱圉山向所登陟者。山最小。元和志。所謂朱圉山在伏羌縣西南。最合。又曰。秦

漢冀縣故城。在今縣南五十步。余所目覩。馮真錐指朱附。諸家互異。說者遂謂縣西南錦繡石鼓木梅天門等山皆朱附之隴地異名者也。百詩謂余曰。據漢志。山在梧中。聚夫一案可容。則其址不甚

廣安有如上所云者。吾嘗親經其山。在今伏光縣西南三十里。山色帶紅。石勒四大字。禹奠朱圍。

疏證。卷五上。

畢陌在渭水之北。癸丑秋。曾經過其地。割記。唐

有永樂縣。併入蒲州。今爲永樂鎮。讀漁洋山人集。知李義山玉溪在焉。慨然作一首。自注。余癸丑冬。欲

游永樂鎮未果。

疏證。卷六下。

余嘗往來封邱原武陽武間。問其土人。濟水何在。曰亡矣。案其故牒。皆以

爲大河既決。其湮也久矣。又余登潞縣東南二里大伾山。臣瓚所謂黎陽縣山臨河者。覽其形實再

重。割記。有贈倪六通詩。題下注云。海州人。官儀封令。

案釋詩意是親至儀封官署。不同濬贈。核以潛邱生平行蹟。蓋亦癸丑東歸時事也。詩末有擬尋九日醉高臺之句。蓋同

湖已事。過儀封時。已交冬令矣。六通名長厚。康熙戊戌進士。海州志稱長厚官儀封時。張伯行方居贊。爲縣吏。夜讀書科房中。長厚聞而異之。召與語。奇其才。乃館而教之。後官江南。巡撫。爲名臣。人服其識。

疏證。卷八。

鄒平馬公驢。

字宛斯。當代之學者也。司李淮郡。後改任靈璧令。余以癸丑東歸。

令刻本作己丑。案靈璧縣志。馬驢以康熙八年任池北。偶談云。宛斯康熙癸丑歲。卒於官。靈璧

人皆爲制服。然則宛斯卽以是年之冬卒官矣。靈璧志又云。驢博極草書。著作甚富。公退卽張燈升閣。手校心維。申且不寐。積勞成疾。卒官。士民痛之。

過其畧中。秉燭縱談。因及尙書有今文古

文之別。爲具述先儒緒言。公不覺首肯。命隸急取尙書以來。既至。一白文。一蔡傳。置蔡傳於余前。曰。子閱此。吾當爲子射覆之。自閱白文。首指堯典曰。此必今文。至大禹謨。便眉蹙曰。中多排語。不類今文體。恐是古文。歷數以至卷終。孰爲今文。孰爲古文。無不立驗。因拊髀歎息曰。若非先儒絕識。疑論及此。我等安能夢及。然猶幸有先儒之疑。而我輩尙能信及。恐世之不能信及者。又此比矣。復再三慨歎。余曰。公著釋史。引及尙書處。不可不分標出今文古文。公曰。然。今釋史有今文古文之名者。自余之言始也。

案今行釋史本。更無今文古文之別。秋濤案。今釋史卷首李清序。實作於康熙九年庚戌仲春。其割屬當亦在是時。宛斯以八年任靈璧令。蓋甫官邑令。即以付梓也。中所引尙書。惟舜典篇首二十八字下注云。今文無此二十八字。餘皆不注。今文古文。則此爲未改定之本無疑。潛邱明言。今本釋史。有今文古文之分。是改定之本。潛邱嘗見之。乃今日反罕觀者。案分甘餘話云。康熙四十六年。聖駕南巡。至蘇州。一日垂問。故靈璧知縣馬驥所著釋史。命大學士張玉書物色原版。明年四月。令人齎白金二百兩。至本籍鄆平縣購版。送入內府。人間無從見之矣。是改定之本。藏於內府。所以不著也。

疏證。卷六 磬石山。今在鳳陽府宿州靈璧縣北七十里。馬公驥云。又葛嶧

山。在今邳州西北六里。余以劉昭葛嶧山注。山出名桐。伏滔北征記曰。今槩根往往而存。證禹貢當在此。抑曾親至其地云。

十三年甲寅三十九歲。

是年九月初六日。母丁孺人卒。魏叔子閻氏本支絃。修齡子若璩。好學能文章。比喪母。蔬食三年。服既闋。哀其母不忍其父之獨處也。不入內。而臥起於父者又一年。父諭之。十反不肯去。

山陽詩徵。載牛叟先生自題斷弦圖詩云。金徽欲拭意先孤。不待冰弦絕也無。惆悵臨風雙撒手。懷人只爲賞音殊。

十四年乙卯。四十歲。

割記題詞。愚年四十。甫敢出臆見。集衆開。用纂一帙。以示兒輩。夏。成孟子自齊至魯初解。有贈超宗丈詩。五十高常侍。君尤老十年。案超宗長先生二十歲。知系此年作。

十五年丙辰。四十一歲。

生日展期啓。憶先君子六十初度。自注。康熙丙辰。重陽後一日也。時妻喪已除。而予小子母喪。纔踰大祥之四日。先一月。

姻友有謀來祝者。先君子聞之。頻顛進小子而命之曰。禮經。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然則吾不可聽子易其服。以稱吾觴。以忘汝母。其展期一年。古有展重陽。吾獨不可展生辰哉。越明年八月。寧都魏叔子在揚州。以文來祝。稱其達禮。且以江西及嶺南俗皆然爲徵。蓋前十之年。必加一而成。後十之

年必從一而生。大易貞元之義也。在淮實自先君子始。割記有開楊公西狩。督學秦中。遙有此寄之作。關中秋色滿。君忽動華鑪。士莫輕捫竈。文尤重射雕。積兵連二岳。慶羽隔三橋。不乏貂褸贈。何由慰

寂寥。

清祕述聞。陝甘提學道楊四疇字華觀。江四進賢人。順治壬辰進士。康熙十五年任。

施愚山是年有寄閻牛叟詩。

詩曰。山月多清輝。江淮同照曜。陶美思公子。潔身棲海嶠。長吟枚叔里。時把任生釣。晏涉橫流。中原紛虎豹。叢桂還青青。重看八公笑。穆藏有愚山丙辰年詩手稿一冊。

山陽詩徵。載牛叟先生丙辰予屆六旬。再和李河濱志感詩。

元注三首錄一。

蒼齡無碩望。德薄媿如何。入世年

空大。傷心事漸多。冰弦前歲斷。塵鏡幾時磨。恨少齊眉案。莊盆不忍歌。

十六年丁巳四十二歲。

魏昭士閻再彭七十序。閻氏祖孫三世。以詩古文名江淮間。歲丁巳。寧都魏世傲客京口。再彭先生就吾仲父於廣陵。未見。傲手書扇面以寄。斯時傲年二十有三。先生見其所作文。而謬以爲可學也。心竊感焉。乞言小奏。家君以丙辰季秋晉六十。戒關人毋納祝者詞。瓌時未敢違請。今年丁巳九月十日。復值初度。瓌先期進曰。大人昨歲有成言。今其時矣。乞俯徇輿情。以展菽水之歡。幸甚。家君始而戚。既

而矍然曰。余何能違俗。汝不記丁未九月。爲二人稱觴時乎。余年五十一。汝母年五十。同在是月上旬。此有往例。汝今不逮事汝母。獨余蕭蕭白髮。其何以爲情。况今之月。猶昔之月也。存沒異視。將奚取必也。同稱庶愜老懷。璩退而自維。家君之思。璩之思也。微家君言。璩詎敢忘。敬銜命拜懇先生。願賜一言。進之堂上。以慰嚴訓。以闡慈徽。仁孝之感。料大君子所不拒者。用陳梗概。以告於下執事。

陳其年集。有壽閣再彭六十一序。淮安閻再彭先生者。吾友百詩徵士之府君也。

案先生時尙未嘗潤詞之應。徵士之稱。蓋系後來刻

集時
追改。

魏叔子閻再彭六十序。淮安閻子再彭。壽六十有一。子若璩。聞寧都魏禧來廣陵。奉書幣乞言以佐觴。又閻氏本支絀。歲丁巳。禧客揚州。閻君再彭修齡。自淮安奉其本支錄。謁禧爲絀。又曰。修齡修內行。篤念先祖。惇敘二宗。年六十寒暑。考證繕寫。不貲其勞。冬成。孟子自齊葬魯後解。

割記。鏡月歸余。以先朝典故數事。送難於令兄映碧先生。先生以爲聞所未聞。有僑札之譽。感賦一律。敬寄。垂白李昭陽。經秋忽報章。焚餘周石鼓。劫後漢靈光。道大寧從闕。知深轉覺傷。何年荀氏子。御罷更登堂。

秋濤案。興化李澤字鏡月。文定公眷芳四世孫也。康熙乙酉舉人。著惇好堂集。映碧先生名清崇。前辛未進士。鄞縣知縣。南都時官御史。上疏請追卹建文時殉難諸臣。得予祠諡。福王敗歸里。不仕。順治九年。曾爲馬馳御序。釋史。康熙辛亥。年七十

魏叔子作壽序戊午八十朱錫鬯爲作壽詩湯潛庵集有贈李映碧先生詩則在戊午後矣疏證卷四論代宗卽世宗嘗私訝明既有世宗矣而宏光朝又上景帝號曰代宗不重出乎意牧齋宗伯掌邦禮或不應至此詒書與化李公清問之公復書曰此當日出顯瑞屏手瑞屏時文名家未諳舊典宜來吾子之譏耳老夫遽矣幸及未死得聞高論其虛懷如此洵有前輩風範云卽此詩本事也程案此事又見劄記與陶紫司書不得其年以劄記書首有憶家居時云云故系之未應大科之前又案亭林餘集廟謚議臣聞當日南京新立邦禮繁多禮部尙書顧錫嘯素不攷古一切謚號悉聽其門人謝復元攷定以不學之宗伯任委巷之小夫逞其胸臆目無旁人以至謚冊一頒天下用爲譏笑云云較李公之言尤備

是年邵提學嘉允

浙江人乙未進士

歲考闕詠入山陽學第五名首題地道敏樹次題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

非商籍矣

十七年戊午四十三歲

正月有詔開博學鴻儒科中外官各舉所知徵詣闕下十月命人月給俸銀三兩米三斗至考試後停止

劄記有與劉超宗書云見開送單有仁和吳志伊

詳顯譜

深快人意作字與季貞云安得將杜于臯濟闕

古古爾梅周茂三容

茂三亦作鄧山明諸生善書工畫著有春涵堂集黎洲弟子也申幾孟贈周太望先生序茂山曰吾父服貧積學知天下將亂抱道聚身所以教兒子輩者不嘖嘖於纓組田宅而余裂冠爲浮屠放形方外爲里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啟事齊集金馬門，真可賀野無遺賢矣。

劄記有奉贈邱曙戒先生詩，輕命嘗思倚北欄。君處何地有彈冠，雲山故國初傳信。涕淚新知舊憶歡。

瓊海謫來香案吏，金臺徙處法曹官。最憐詩律兼刑律，慘淡能令豪髮安。

馮山公邱公曙戒傳，公名象升，字曙戒，淮安山陽人。舉順治甲午，乙未成

進士，入翰林。己亥進侍讀，庚子三月，以才堪外用，出判瓊州。戊午入補大理寺左寺副案，已未調科錄。鶴徵錄，皆不載。保薦潛邱之人，以此詩推之。潛邱蓋邱公所薦也。是年潛邱仍回山西應鄉試，故有雲山故國之句。邱公爲大理多所平反，故有結局。

是年先生當回太原，應鄉試，闕題抑爲之不厭，至不能學也。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禹思天下有溺者一節。

疏證

卷八

余戊午應薦至京師，崑山顧炎武寧人時在富平，有自富平來，傳其新論者云云。

案此蓋天生應薦至京，遂亭林

之言如此，天生

事蹟詳願譜

劄記與李天生書十年仰止，昨始得晤於傅舍親寓。

案傅謂青主先生

行述十七年，應鴻詞制

科，日與傅山人青主游處。

劄記有與傅青主二文書曰：昨座上客有云：世傳關壯繆生於靈帝戊午，日月時拉同案，通鑿目錄，此年五月己卯朔，無戊午日，此札當在應制科時也。

而反覆辯論，則

李天生檢討汪鈍翁編修爲多。

劄記余戊午己未間在京師見汪荅文繆封公墓志。

案封公爲修撰，慈形父，慈隆字壽春。

載及高祖謂之曰。古人敍人家世。皆自曾祖以下。無及高祖者。聞及高祖。亦必其名其事足書。非空空僅及其名諱而已云云。時茗文怒甚。有代之答者曰。家先生本元人。余曰。近得柳文肅集於廟市。亦自曾祖敍起。渠非元人邪。後見三刻堯峯文鈔。此篇削去高祖諱某某五字。

案文獻續編卷廿四。曾祖憲祖天秩。考國維。無高祖一代。

此又

當爲書祖文廣一例耳。

事又見與汪舟次書。舟次名楫。號悔齋。休寧人。己未召試一等。授檢討。官至福建布政使。有悔齋集。淮海英靈集。悔齋以檢討奉命册封琉球。爲其國撰孔子廟碑。有饒曉御不受。國人建御金亭志之。

困學紀聞箋後序。康熙戊午己未間。家大人應博學鴻詞之薦。入都時。宇內名宿鱗集。而家大人以博物洽聞。精於考據經史。獨爲諸君所推重。過從質疑。殆無虛日。或有問說部書最使觀者誰第一。家人曰。其宋王尙書困學紀聞乎。近常熟顧仲恭以演繁露並稱。非其倫也。由是海內始知尊尙此書。

王山史北行日札。戊午十一月。有答閩百詩書曰。三王並封。雖舉朝具疏。然其中旋轉。仍賴首相。故北海上書。文肅力爭之。而其事終寢。則文肅之力居多。拙作所指。蓋謂此耳。非謂其上書天子。且舉此者。借一端以美馮氏。亦非論述當日並封事也。不要之文。過蒙留意。一語實定。不厭再三。足下有心人。真吾師矣。

案山史賀馮易齋相國七十壽序有云。萬歷時。婁江王文肅以三王並封之議。爲衆所不與。有上書力爭者。文肅引告自陳云。左庶子馮某皆臣如此。即公之從伯祖。天下所稱爲北海先生者也云云。疏證卷四。余雅愛太史公藏之名山之例。此

疏證第四卷成時，別錄四本，一寄真太華山頂，友人王宏撰司之。劉記又有與山史書論王紹徽點將諸事，當亦在此年。又與劉超宗書，向見亡友張季望兄手錄，欽定逆案云：係先生家本，家父多致意，奉假尊本一錄，舍下久有此書，今亡之矣。云云。季望名新棧，山陽人，順治庚子副榜，著有頤庵集。

是年有贈何崑孚會稽詩。

淮安志：何源潛字真孚，山陽人，由貢生授建寧府通判，值耿逆背叛，家屬陷賊中，隻身赴浙江請兵，陳恢復大計，隨大兵進剿，賊敗，以功授紹興府知府，後改爲湖府，陞浙江督糧參政。按：何孚子而

梁，潛邱婿也。耿精忠以康熙十三年叛，十五年降，十六年伏誅。此詩當作於初授紹興知府時。又第六句云：暫對寒流旅思閒。第八句曰：聲華明日滿燕山。則是十七年潛邱應薦入都時與崑孚同行也。

有送張大理雲翼歸省

及娶二首。

竹垞有送張大理雲翼省親舉蘭結婚作，編在明年己未案。孫豹人戊午七言絕句，有贈張又南廷尉兼送之歸娶詩六首。亭林年譜是年冬，張又南廷尉承父命來聘往蘭州，堅辭之，則竹垞此詩乃誤編也。李子德受祺堂集有張廷尉又

南省親畢，迎娶還朝，詩以紀之四首。自注：廷尉外舅，爲寧夏提督趙將軍擊之。

有贈舒漢雯舍人詩，結句云：倘得恩叨鳳池上，明春恭和早朝詩。

贈胡又弓

學士詩，疑亦此年作。又弓名簡敬，汝陽人，順治乙未進士。

有酬蔡子構南歸留別諸同學見贈之作，首句云：後先同作帝城游，結句云：笑

爾枉將車笠約，長才寧獨滯林邱。覈其語意，當是此年冬作。

子構名爾趾，山陽人，康熙中歲貢，晚官都門，訓導。四河集有奉贈蔡二爾趾七古，及爲其母徐太君八十

壽序，又曰：巖巖饒經術，風流四鄰，吾不如蔡子構。

有送陳子度之任太原二首，次首有句云：半菽還先多士飢，自注：時待詔諸公議

給食用。

按子度名權時爲山西布政司經歷。龍右道台孫之子復申舍人之外舅也。

有贈陳解人詩。莫笑巢由拜馬前。今朝徵君尤可憐。閩南候

火接天起。薊北聘書任壁懸。羨子麻衣能感衆。經時旄節得稱賢。一身往返萬餘里。泣向慈仁老樹邊。

按解人亦字解庵。己未調科錄。陳學夔字解庵。福建侯官人。康熙己酉舉人。與韓某林華談。解庵當歌逆變作。抗節匿橋園三年。不受逆職。尋丁父艱。少司寇任公克溥首薦。應詔薦。云昔長安賣賦。洛陽之紙頓貴。今金節異賊。睢陽之舌猶存。時服未闋。鄂縣逼迫。匍匐赴京。願乞終喪。得請歸後。授寧陽令。遷兵部主事。案此詩或作於己未春首。

西河兌閣詞序云。余游淮時。閻子牛叟與丁少君。惇伉儷之好。作兌閣十闕。索余和。余未有以應也。閻十八年。余赴召至京。牛叟年六十。丁夫人已亡。其嗣君百詩。重貽書并幣。專使赴長安。請和前詞。蓋欲以承尊人歡。當稱觴地也。余始理其詞。對使和去。其十闕皆有題。依題演義。不自解工拙。牛叟知我。定有以諒之耳。

秋濤案。兌閣十闕。乃牛叟先生悼亡之作。此獨以爲惇伉儷之好之詞。殊不可解。然於采菱一闕。仍引牛叟原注。味其語意。其爲悼亡明甚。西河著作。往往於數行之閒。而自相矛盾類如此。

十八年己未。四十四歲。

三月初一日。召試諸徵士於太和殿。璿璣玉衡賦。并四六序。省耕排律二十韻。

先生報罷，仍寓京師。北行日，札賀閻牛叟先生壽序。閻子百詩，今之所謂博學君子也。應詔入都，與余數相往來。己未春，乞予言爲其尊人牛叟先生壽，而以先生之命，將於稱觴之日，並追饗其母孺人。時先生年六十有三矣。初度之辰，在九月十日。先是友人魏君冰叔、李君子德，既各有作云云。

案子德作未見。

又與閻百詩札曰：承命爲尊君先生壽文，竊以哀樂不並用，古之訓也。誠如此，卽有以得乎尊君之心，而恐難乎其爲吾子之色。若漆園吏之說，固不敢爲尊君道，而吾子孝思無已，將欲爲終身之喪焉。夫固有太夫人之忌日在矣。又書壽序後曰：余爲賀牛叟先生壽序成，寄之淮上。先生曰：休矣。吾昔者有餘哀，將慰吾子稱觴之情，而不忘吾偕老之盟，故有是舉也。豈今復爾邪？於是百詩札來告余，以故。余乃謝曰：此余之所謂得閒而有請者，然而疏矣。是余之過也，而先生之行，則何其典而中乎？昔余在淮上，得交萬年少，邱如磐輩，今於燕臺，復識百詩，質疑問難，有朋友之樂焉。顧獨恨未獲從先生游也。云云。又與百詩書曰：前讀乞言引，謂今復舉斯禮焉。遂爾下筆，今接來札，爽然自失。如命復作數語書於後，亦可見吾輩相與之誼，其不敢苟如此。

疏證

卷二

魯詩亡於西晉，近代復出，申公培詩說，己未在京師。一數君著詩論，多所采獲，予爲證明之曰：班書杜欽傳，關雎爲歎康王之后，臣瓚曰：此魯詩。谷永傳

閻妻驕扇注。以爲魯詩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也。禮坊記。先君之思。以畜寡人。鄭康成注。記時。尙未得毛傳。故用魯詩曰。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劉向列女傳。正同。蓋向家世魯詩故。句今詩說關雎。仍屬太奴。燕燕仍莊姜。十月之交。仍幽王。皆與毛詩合。分明是後人襲用毛詩。脫誤如此。不待細攻。案劉記。與宋既庭書。承示

詩論八篇。內及魯申公詩說。此出近代偽書之尤者也。云云。與疏證所舉。一一相符。然則此徵君。卽既庭也。劉記有宗安。至自興化。得既庭消息。詩既庭名實。顯號湘尹。長洲人。順治辛卯舉人。官興化縣教諭。著有老易軒。讀書堂。玉磬山房等集。

又一徵

君自誇家有世本。未攜至京師。余曰。世本朱子時已失傳。據班志。凡十五篇。見周禮禮記注疏者。有作篇。左氏疏者。有氏姓篇。史記注者。有居篇。君家本是如是。否。然則其僞。又不待辨。揚子法言有言。夫欲售僞者。必假真。真之不假。僞將安售。吾知其立敗爾矣。疏證。卷四己未留京師。富平李因篤天生告子

曰。皆用夏正。子知之乎。予曰。然。天生曰。周天王固許之用也。覲定四年。啓以夏正。疆以戎索。可見。予曰。左氏乃政字。非正字。卽政與正通。然則于伯禽康叔曰。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魯衛乃又建丑乎。何周初自亂其正朔也。天生語塞。秋濤案。天生平日必素持此論。潛邸嘗云。杜撰故事。莫甚於李天生。四庫書目提要云。其所謂杜撰故事者。今不可考。姑存其說可矣。竊謂潛邸所說。當卽指此類事也。釋地。

己未。余以薦舉。留京師久。日以論學爲事。有以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爲朱子采入集注。似可

信來問者。余曰。此子虛烏有之言也。春秋昭公七年。季孫宿卒。孔子年十七。曾點少。孔子若干歲。未可知。然論語敘其坐次於子路。則必少九歲以上也。可知。孔子年十七時。子路甫八歲。點實不過六歲七歲孩童耳。烏得有倚國相之門。臨喪而歌之事。檀弓多誣。莫此爲甚。劄記題益智錄。此書刻成之五年。余至京師得之。長夏無營。披閱一過。惜未及刊其誤。遠寄兒輩。爲我置卷西堂。潛邱老人記。或問余子年四十四。何得稱老。余曰。杜詩昭代將垂白。途窮乃叫關。時年正四十。已云爾矣。又記。

案牛叟先生時尙存此語不可

爲典要

與徐勝力書。昨過談。偶及季悼子未執政。蓋死於武子手。故經未書其卒。先生盛氣欲辯。已而中

止。弟不覺匿笑。得毋見弟在失意中少寬假。然此非所論於學問也。

案此書蓋在大科報罷之後。勝力名嘉炎。號花隱。秀水監生。己未召試二等。授檢討。官至

內閣學士

與陸翼王書。近者三月御試。有進三不如之說於上前。以毀百四十三人者。上意寢衰。一時譁

然。以爲與李林甫表賀野無遺賢無異。

翼王事蹟見順譜

與徐電發書。令宗兄勝力先生來談。因及元儒黃澤

趙汭之學云云。又曰。猶憶故山有來問五十人人物何如者。弟答以吳志伊之博覽。徐勝力之強記。可

稱雙絕。若李天生之杜撰故事。汪荅文之私造典禮。恐亦未必有三。案與勝力論黃趙之學。又見疏證卷八。五十人者。大科入選之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人。

也。電發名銜。號拙存。又號虹亭。晚號楓江漁父。吳江人。國學生。召試二等。授檢討。著有南洲神堂集。續本事詩。詞苑叢書。菊莊詞。

是年有王吳廬宮詹招飲話舊一首。案李秋錦己未年有贈王吳廬宮詹詩。知此亦同也。詳詩意當在未試之前。王山史北行日札己未年有答王吳廬太史東曰。承手教。益感垂注之殷。然宏撰衰病。伏跡不

能與於燕飲久矣。敢固以辭。案即潛邱良年賦詩話舊之會也。

吳廬名澤宏。字涓來。黃岡人。順治乙未進士。官至禮部尙書。有寄贈高澹人舍人詩。潛人名士奇。號江村。錢塘人。以御試鍾王書法。直南書房。授中書舍人。累官禮

部侍郎。諱文恪。隨叢集省耕詩序。康熙十七年三月初一日。御試博學鴻詞科於太和殿。命臣英。臣士奇。臣訥。在大內南書房賦。

案舍人於明年庚申。擢官侍講。此仍稱舍人。則必己未年事也。柳南隨筆。康熙丁巳戊午間。入賞得官者甚衆。繼復薦舉博學鴻儒。

於是隱逸之士。亦爭趨登殿。惟恐不與。四明姜西溟有詩云。北闕已成輪粟尉。西山猶買采薇人。時以爲實錄。今案潛邱詩云。朝飲新豐酒。未殘開捷徑。五雲端正與西溟同意。時潛邱蓋已報罷。故有聖主應教有夢難之句。結句云。一德由來契若蘭。自注。懇勸殿有

秋蘭。舍人獻賦焉。案此賦載江都經進文稿。云寄贈者。江都。於此年五月。扈幸西山潭柘寺。潛邱贈詩。當即在此時也。

有偶讀唐人李郢登第後。爲妻作生日寄意詩。戲簡毅

文一首。題下自注。重陽前一日。爲毅文內子初度。毅文有詩寄內。案毅文名鴻烈。號涇源。山陽人。由廩監生。己未召試二等。授檢討。知系此年作。又有

九日和張毅文卽席韻一首。和毅文移寓。待尊甫吏部公來京之作一首。毅文尊甫名新標。字翰存。順治己丑進士。又題下注曰。稽杭州其外舅也。

亦將至。案淮安志。穆宗孟字子實。安東人。崇禎丙子舉人。國初官杭州府知府。己未。與鞠存吏部。俱以鴻博徵。故潛邱贈舒舍人詩有句云。漸聽故人蒲穀轉。自注。謂穆張兩公。時兩公俱以老病辭不就試。故至九月始來京也。又口占贈教文

一首。結句云。爾從家學播染久。射策金門恩拜偏。

竹垞集。是年有酬閻某詩曰。烈火燔帝竹。秦鏡忽以淪。番番濟南安。後死耄而勤。腹笥傳少女。齒落餘空齷。掌故穎川來。何由聽其真。所怪張歐陽。疑義默不申。金絲魯宮響。蝌蚪蟠輪困。俄遭巫蠱發。竹簡迹久漚。梅生千載後。一一紛羅陳。其餘航頭字。摺摺亦有因。譬若完衣裳。安用重補紉。文從義艱晦。體殊絕蹤塵。孔書既咸在。謨誥恆鮮新。何人正今僞。去險歸溫純。此義誠難知。疑者頗相循。閻生并州彥。徙宅清淮濱。昨年應詔至。旅食春明春。小心對韃掖。餘勇刺古人。示我一編書。其言狂且醇。諸家援王吳。百氏搜墨荀。幽室挾斐奧。希音辨詔鈞。雖爲見者駭。猶勝徒咕呻。吾牛懶述作。老矣潛悲辛。君非漢井丹。經義何紛綸。况有執扇詠。贈我情彌親。客子寓招提。不出動盈旬。春冰玉河裂。艸暖波氾氾。紅杏舒絮條。翠嵐壓重闌。相期出郭游。西山恣回巡。竝馬騁劇談。九皇八八民。醒卽坐松石。醉卽臥花茵。疏證。卷五 錫鬯生平不敢疑古文。見諸贈余詩。又。卷八 錫鬯近撰經義考。雖漸爲愚見所轉移。終不透。

十九年庚申四十五歲。

錢傳十七年應博學鴻詞科不第。在都門與汪編修琬交。汪著五服攷異成。先生糾其謬數條。

略見劉記
六與陶紫

司書及陸冰修書。紫司名元淳。字子師。常熟人。康熙戊辰進士。廣東昌化縣知縣。著有南康集。釋地有與紫司論太王制商事。秦蒼峴山人。陶子師墓志。君游京師。徐健庵尚書雅重君。爲之延譽。名日以高。而其同邑翁尚書者。亦獎君名。廷之邸第。然君性剛直。每與尚書忤。以是尚書轉銜之。康熙己未。開鴻詞科。光祿何公以君名上。君已先期出都門。遣騎追君。還復以病告。戊辰殿試。讀卷諸公俱歎爲奇才。以請減蘇松浮糧語激直。抑置二甲。時徐公元文爲明史館總裁。欲留君。竟歸。冰修名嘉淑。海寧人。有辛齋遺稿。又與江辰六書承面問。鈍翁長子。塤卒。以幼子穀詒爲之後。名之曰權。是說也。於禮安乎。否乎。云云。汪意不懌。謂人曰。百詩有親在。而辰六名聞。歛縣人。貴州貴陽籍。康熙癸卯舉人。吳蘭次之壻也。官解州知州。著有河汾集。

喋喋言喪禮可乎。

案困學紀聞。蓋己未庚申在京師。與汪鈍翁論喪禮不合。鈍翁詆余云云。

先生應之曰。王伯厚嘗云。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

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以喪服爲諱也。唐之姦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識者非之。講經之家。豈可拾其唾餘乎。徐尚書乾學因問於經亦有微乎。

案健庵時以贊善領明史館總裁。困學紀聞。蓋徐原一宮贊曰。於史

有微矣。於經亦有微乎。君其思之。徐退而思得二事云云。宮贊擊節曰。雖百喋亦不能解矣。

先生曰。案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

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夫孔子歿。子張尙存。見於孟子。子張死。而曾子方喪母。則孔子時。曾子母在可知。記所載曾子問一篇。正其親在時也。徐大歎服。

案方望溪有與先生書云。昨所論曾子問一篇。乃母在時所講。可正子瞻

所讀於程子之誤。宜鑒於書。

卽邀至邱延爲上客。每詩文成。必屬裁定。合肥李公天鵬亦言。詩文不經百詩勘定。未可

輕易示人。

案湖北時官內閣學士。事蹟詳願譜。劉記有承開合肥相國。以生平文筆。非得閩某校定。不免譌誤。敬賦一首。

山陽詩徵。載牛叟先生庚申二月十二日。願種紙。朱二玉。程婁東。過簪西堂。分賦花朝喜晴詩。行春虛度復南回。爲惜春光共舉杯。客至扶筇偏興健。狂來縱酒莫生哀。郊原想已紅連樹。庭砌從教綠滿苔。最喜花朝晴兆稔。稻花香勝百花開。

二十年辛酉四十六歲。

陸清獻日記。辛酉七月初二。至常熟。會黃子鴻言。無錫顧禹錫字景範。有方輿錄最精詳。今館於徐健

庵家。

陸案。清獻蓋初聞宛溪之名。故名。字書目皆并。采此以著潛邱與宛溪聚合蹤蹟也。彭躬庵徐健庵春坊五十壽序。庚申八月。余在吳江。山徐子藝初章仲二孝廉遣書使。因顧子景范迎余居其家。又云。公旣廷武林。陸子拒石。太倉顧子伊人。與共

晨夕。欣賞析疑。及四方士過從。禮之無倦。而虞山顧景范。不求聞達。落落人外。惟潛心方輿紀要一書。公禮而致之。不顧以事聽自纂述。更爲具庭。輒筆札書史。以相仗助。案拒石名繁。昭錢塘布衣。伊人名淵。亭林族子也。

疏證。卷五。子留

下。

京師久遇有從寧古塔來者詢其風土云東去一千里曰混同江江邊有松樹榆樹枝既枯墮入江爲波浪所激盪不知幾何年化爲石可取以爲箭鏃榆化者上松次之西南去六百里曰長白山山顛之陰及黑松林徧生楛木可取以爲矢質堅而直不爲燥溼所移又有鳥曰海東青卽隼也予固請得一石磐以歸

案此事潛邸當是聞之矣漢樓兆壽秋箭集長白山賦倍亥步之未跡知禹乘之莫暨自注自山麓至半山皆黑松林巖生於櫻樹之陰石崖外松林極目其間環生楛矢卽肅慎氏矢也渡混同江詩云部餘石磐雄風在地是金源霸業開登西閣詩云中空長白雪極目大荒雲自注長白山在寧古之西高二百餘里夏有積雪與疏證所記語語符合漁洋池北偶談亦記得石磐事曰吳江吳孝廉漢槎以順治十五年流寧古塔二十餘載康熙辛酉歸至京師相見出一石磐其狀如石作紺碧色云出混同江中乃松脂入水年久所結所謂肅慎之矢也又一條云余嘗見吳江吳孝廉漢槎自塞外攜來石磐形如礪石色如蒸栗云是混同江所產蓋江邊松脂入水所結非石也所記與疏證同但語互有詳略耳漢槎之東還也由健庵爲之納緩當與潛邸同客碧山堂則其所遇爲漢槎無疑又與漢槎同時戍寧古塔而爲潛邸之執友者尙有方坦庵拱乾然坦庵放歸較早潛邸於乙巳過維揚訪之且劉祀稱坦庵東還過家君誦拙詩甚多不應於此事轉諱其名而坦庵所著絕域紀略亦無一語與疏證之言相應故決知非聞諸坦庵矣漢槎入關後客京師不久卽南旋故查初白壬戌年有過漢槎禾城寓樓詩漁洋癸亥年有寄漢槎之作旋復化去故其子振臣秋箭集跋曰何圖乍人玉門遽捐館舍然則圖吳相遇卽在辛酉之歲亦無疑也

二十一年壬戌四十七歲

行述二十一年客福建。疏證^{卷五}。余至福建會城見荷蘭國人之游於市者皆以綵帛纏其足由脛

以上至膝。整比異常。非似行膝之蓬鬆。因想見古者邪幅之制。

秋濤案皇朝文獻通考及會典荷蘭於順治十三年始入貢。道廣東期以八年一貢。康熙三年以助

副金門廈門詔資國王以下銀幣有差許令兩歲一貿易於粵閩二省。五年停止兩歲貿易仍於入貢之年准其互市。六年遵例由福建入部議以後飭令由廣東入。二十三年助平臺灣。二十五年入貢以粵海道近而險閩海道遠而穩乞仍改由福建詔可。自後職貢維蘇池北偶談云。荷蘭於康熙六年入貢。今二十五年臺灣平其王復遣使入貢云云。是臺灣平後貢使入貢自當即由福建。然是二十五年非二十一年也。竊謂荷蘭貢道雖於二十五年始改而中閩互市助剿剛入之事多在閩地時弗絕類皆在海上。惟入貢之年始得至會城。二十一年非貢期而清邱於會城見之者蓋平臺之前檄諭助剿其國必先有使臣至省垣也。嘗舉一事證之。康熙三年始檄夾剿金廈而張學禮使琉球記云。二年四月抵閩閱視船隻詢舵工所來云有紅毛國進貢請兵船數隻已回留三隻現泊江上。隨往泊所視之云云。然則夾剿雖由檄諭實因彼國先來請兵請兵之船至閩境實在夾剿之前一年。以是知甲子平臺之役亦必荷蘭先來請兵始檄其夾剿。故二十一年得有荷蘭人至會城也。臺灣本荷蘭所據鄭氏攘而有之。故荷蘭每欲請兵藉據報復之忿。於當日情事極合。且平臺後帥臣有臺地必不可棄一疏亦因時議欲將臺地界荷蘭而發則助剿爲荷蘭所自請斯又灼然可證者。

王山史山志壬戌夏予在海州接閱百詩手札云亭林於春初歿於曲沃。

淮山肆雅是年趙宗師崙

山東人戊戌進士

歲考淮安取閱訓懲入學首題子之武城至而笑次題其事則齊桓

晉文。

二十二年癸亥四十八歲。

行述。客福建方歸。司寇公來。邀復至京師。公家盛賓客。客皆當世魁士。而賢重府君逾常等。

疏證。一。

按東坡紀年錄。元符三年六月。晦無月。碓宿大海中。勢甚危險。起坐四顧。所撰易書論語。皆以自隨。而世未有別本。拊之而歎曰。天未欲喪是也。吾儕必濟。已而果然。余每歎古人之以著述免患難如此。癸亥秋。將北上。先四五月間。淨寫此疏證第一卷成。六月。攜往吳門。於二十二日夜半。泊武進郭外。舟忽覆。自己已無生理。惟私念曰。疏證雖多副本在京師。然未若此本爲定。天其或不欲示後人以璞乎。吾

當邀東坡例以濟。越次日達岸。往告吾友陳玉璫。廣明喜曰。此盛事。不可以不記。并記於此。

玉璫號椒

峯。武進人。康熙丁未進士。官中書。著有學文堂集。王諱今世說。椒峯少有大志。凡天文、地志、兵刑、禮樂、河渠、賦役、諸大事。莫不講求。淵熟。晉之媿媿。賓客輻輳。應酬旁午。以至彈琴投壺嬉戲之樂。靡所不爲。偶有觸發爲詩文。旬日之間。動至盈尺。見者遜其才。比之劉穆之云。己未詞科錄。秦瀛案。先生家太湖之馬蹟山。卽夫椒山。故以椒峯自號。與邵青門交善。所居有帶園。青門用少陵游何將軍山林韻十首寄題。疏證卷八有與武進周叟論召公書事。未詳周叟何人。劉記有許五歸述所見詩。許五鄒氏名祇謨。號穆村。順治戊戌進士。有遠志齋集。亦武進人也。又疏證卷六下有舟過武進。飲於一友人家。論滕王閣序南昌故郡事。未知所謂友人卽椒峯否。又有舟中讀干寶晉紀。兒子詠在側一條。越明年。余得吳中水利全書一條。均不得其年附識於此。

陸清獻

日記癸亥十一月三十日。淮安閻百詩來會。言顧寧人已不在。所著音學五書。方在刊刻。

案清獻於是年服除入京時選

得靈齋將赴任也。竹垞年譜亦記是年十一月陸公黜其來會。

疏證。卷五上

余嘗有感南沙熊氏將注春秋。先求明厯。其明志錄序曰。於是問

厯於劉仲敬。以正諸家之失。并列所課而正之。癸亥三載於京師。

案蓋謂癸亥甲子乙丑。此三載在京師也。

就吳任臣志伊學厯

歸而交秦淵雲九里中。益研窮之。久之始得通其術。

阮太傅嗜人傳。若瓊通時憲及授時法。皆據算術以證古文尙書之僞。其官以步算致證經義甚多。論曰。上古積年。據史記則託始

共和。據漢書則斷自武王伐紂。至於夏殷以前。荒遠難稽。馬班所弗道。攷古者存而不論可也。詩十月之交。朔食辛卯。在幽王六年。其積算班班可攷。故可以近法推之。若嗣征辰弗集於房。一節出於昭十七年。左傳引夏書。其積年不可審知。又安所求其日食與否邪。關君經學名家。其於步算。盡餘事耳。割記有與戴唐器書曰。昨同雲九兄游紫極宮。登得知簡臺。慨想林靈素如昨日。呂洞賓不可得遇。求掩澗井。亦揮無述。爲之既回而不能去。又有與雲九食蟹。皆以子瞻在揚州。以此寄先龍圖公少游詩。遂雲九還錫山詩。噲人傳。秦文淵著秦氏七政全書八冊。關徵君尙書古文疏證。往往引秦雲九說。未審卽一人否也。穆案疏證卷六上。稱雲九爲金壇秦仲全弟子。

疏證。卷七

癸亥甲子。晤吾友胡臚明京師。

案此關胡會合

之始。臚明名潛。初名潛生。號東樵。德清人。曾祖友信。世所稱思泉先生也。

釋地。胡臚明客京師。余時以書求助於臚明。久之。方肯艸數條以應。中

有余百思不到者。

秋濤案。此亦初會時事。

割記。與劉超宗書。晚疑俄羅斯國。必非羅利國混爲一者。京師貴人不

考故也。今讀隋書羅刹國在婆利之東。其人極陋。朱髮黑身。獸牙鷹爪。晚親見其國來降人。何曾此等形狀。婆利國在東州東南海中。洲上去廣州二月日行。屬南蠻不屬東與北也。至俄羅斯當另考以聞。

案龔君理初俄羅斯佐領考。八旗通志旗分志云。鑲黃旗滿洲第四參領之第十七佐領。係康熙二十二年。以尼布綽地方取來鄂羅斯三十一人。及順治五年來歸之伍朗格里。康熙七年之宜番等。編爲半箇佐領。後二次又取來俄羅斯七十人。遂編爲整佐領。案伍朗格里宜番等。皆自拔來歸者。平定羅刹方略云。康熙二十二年四月。羅刹殺斐雅喀居民。留燬書而去。七月甲申。瑪拉等送所獲羅刹五人。又送二十六人至京。四裔考亦云。二十二年。羅刹之衆。有過黑龍江者。降其兵目三十餘人。此卽通志所言之三十一人。方略又言。南岱攜至二人。則四裔考遺之。又言十一月癸未。上諭。宜番近投驍騎尉岳噶圖席圖頤及新投誠之吉里戈里岳佛那西馬克四木。俱授七品官。其新投誠內之岳佛那西費禮普。令馳驛至薩布素處。酌遣招撫。二十三年正月。薩布素令宜番等往諭。卽以招撫米海羅等二十一人。送京安插。是年七月。又獲羅刹一人。曰費岳多羅。送京安插。二十四年三月。獲羅刹噶瓦力刺等七人。逸去一人。五月。破雅克薩城。巴什里等四十人。願降。此則通志所言。後二次之七十人也。七月。羅刹又遣裔番等四人。誘我俄羅斯春被獲。旋縱之歸。其噶瓦力刺等六人。亦於進兵時。放之還南岱。攜至之二人。亦縱歸。計所獲。順治五年一人。康熙七年宜番等。二十二年三十三人。二十三年二十四人。七十二年。而遣歸者十二人。總得羅刹近百人。居東直門內胡家園衛。據之。則羅刹降人。潛邸蓋於二十二。三。四年中。庶見之也。理初未刻稿。又有一文。辯羅刹俄羅斯異同云。羅刹者。紅毛諸番。其正名羅刹國者。今之俄羅斯。其國東北自黑龍江邊外。北盡北海。西盡四海。西南。包額納特。阿克外羅刹種人。素與佛不合。自立天主教。其部強盛。當佛時。羅刹王名阿修羅。欺陵佛。并欺陵佛國。佛國深畏之。遇惡人惡物。皆以羅刹名之。故有在山羅刹。有在海羅刹。有飛天羅刹。皆假名羅刹。而於真羅刹無與也。羅刹至今俄羅斯而極大。潛邸割訛言俄羅斯定非羅刹。謂長安貴人爲不考。圖蓋略見佛書。不能詳悉。且俄羅斯自稱爲羅刹。何得謂

之定非也。案理初此辯極明畫其云羅刹者紅毛諸番即隋書之羅刹國惟云閻蓋略見其書則語近誕閻生平不讀佛書復申撰行述曰府君精究儒書不談內典是也其時俄羅斯尙阻聲教故止摺隋書以與長安貴人辯耳俄羅斯卽元史地理志西北附錄之阿羅思潛邱亦未攷得也。穆於辛丑七月從永樂大典畫出元經世大典西北地圖以詒魏君默深刻入所輯海國圖志中。

二十三年甲子四十九歲。

是年與黃子鴻初晤於碧山堂。

案碧山堂蓋健庵館客之別第。宣初白康黠庚辰有同朱悔人劉大山魏禹平錢亮功馮文子方靈舉吳山淪汪武曹諸子欲徐尙書碧山堂花下詩曰謝公別墅在城濤載酒曾陪飲

興廢不料故人還客此猶能折柬致吾曹商量未定將歸燕搖落何堪舊種桃供墮平生知己淚廿年塵土一青袍時健庵卒且七年矣。

疏證卷八 鄞萬斯同季野將輯古今喪禮通考以

喪服記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質余甲子春寓東海公碧山堂爲說禮服中夜精思不覺忽得云

云時季野寓處頗近不敢復語之矣。

案蓋因駁喪禮雜問不滿於其師餘姚黃氏之經學爲季野所不悅也。又案萬氏昆仲八人斯年斯穆斯頌斯昌斯選斯大斯備斯同皆梁洲弟子也斯選字公擇戴唐

器迎館於淮上最久季野先生又號石園皆與潛邱交契。劉祀有喜公擇見過詩有哭萬公擇五兄詩二首內有句云充宗經作節季野史成箱充宗斯大字也。歸琦亭集萬石園先生傳康熙戊午詔徵博學鴻儒浙江巡道許鴻勳以先生薦力辭得免明年開局脩明史崑山徐學士元文廷先生往時史局中徵士許以七品俸稱翰林院纂修官學士欲援其例以授之先生請以布衣參史局不署銜不受俸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先生覆審明史稿五百卷皆經手定雖其後不盡仍先生之舊要其底本足以自爲一書也。嘗爲徐

侍郎乾學纂禮通考百六十卷。又以其餘爲喪禮辨疑四卷。劇制折衷二卷。李厚庵曰。吾生平所見。不過數子。若顧寧人。萬季野。關百詩。斯真足以備石渠顧問之選者也。

割記。憶甲子初夏。自碧山堂移徐

公健庵寓邸

案健庵是年。由侍講學士升禮部事。府少詹事。

夜飲。言今日直起居。上云。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自有出。既思

不可得。又不敢上問。奈何。余對。丙午丁未閒。重策論。讀宋陳傅良時論。有使功不如使過題。通篇俱就

秦穆公用孟明發揮。應是昔人論此事者作此語。第不見出何書耳。公曰。博。越十五年。

案是康熙三十七年戊寅。

書李靖傳。高祖謂靖逗留。詔斬之。許紹爲請而免。後率兵八百破開州蠻。冉肇則俘禽五千。帝謂左右

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謂卽出此。又越五年。

案是康熙四十一年壬午。

讀後漢書獨行傳。案盧放諫。更始使者。勿斬。

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過。章懷太子賢注。若秦穆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於此處。甚矣學問之無窮。而人尤不可以無年也。公凡於余。攷據辨析議論。輒手錄成帙。署曰碎金。以爲談助。惜此條不及入之也。

茶餘客話。盧日堂嘗手輯潛邸緒論一編。曰閻氏碎金。皆洞庭書局中辨論之事。今無傳。

釋地。初交何紀瞻。年甫二十四歲。

案紀瞻生於順治十八年。名焯。號義門。崇明人。

康熙癸未。恩賜進士。

日與之上下議論。一日偶及時文。曰。吾欲將有明三百年名家制義。凡看題錯。用事誤者。盡標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魏昭士閣再彭七十序。常傲游燕都過淮。先生方失適。屏賓客。開傲至。蹶然出揖之。爲設酒食。兩孫咸侍坐。先生爲道其令子客燕。長孫歸三晉。與其先世所以僑居淮上。家計興替之由。且詢傲父子兄弟家世。及易堂先後輩甚悉。酒罷。以諸孫相屬。語懇款。幾令涕下。詰期。先生仲孫訓懋拜而言曰。王父六十有八矣。又二年而七十。子適過此。願豫乞一言。爲王父七十壽。

是年趙秋谷典試山西。長君詠中式第七名舉人。

清祕述聞。康熙二十三年。山西考官編修趙執信字秋谷。山東益都人。己未進士。兵部主事。戴履字爾玉。直隸玉田人。戊戌進士。題爲命

神蹟一節。送往迎來。

三句。或勞心至義也。

馮山公景南還。設教淮安邱季貞家。前後凡十年。

國史文苑傳。馮景。浙江錢塘人。國子監生。康熙十七年。游京師。授經於侍郎項景瑛家。二十三年。館侍郎金鼐家。因病南還。歸設教於淮

安洗馬邱象隨家者十年。案季貞以廩監生。己未召試。鴻博一等。授檢討。

二十四年乙丑。五十歲。

李分虎香艸居集。有閣百詩人。日招集碧山堂。時令嗣復申從山右至詩。河東劉墮酒。攜到劍門來。人日調蘭膳。賓筵砌竹杯。真稱賢父子。况住好亭臺。似此春盤薦。須教盡醉回。

案甲子乙丑。分虎皆在京師。復申以初正從山右至京。必是中後。

以公車
北上也。

割記。秀水徐善敬可爲人撰春秋地名訖。問余成二年較之戰云云。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序。乙丑夏四月奉命總裁春秋講義。因於纂紀之暇。博搜羣書而參考之云云。四庫書提要。春秋地名考略十四卷。高士奇撰。據閩若璫潛邱割記。稱秀水徐勝敬可云云。則實士奇倩勝代作也。案勝當作善。撰提要者蓋誤合勝力。

敬可爲一人。胡融明易圖明辨卷五。秀水徐善敬可。博覽精思。無所不通。而尤深於易。晚著書以發其蘊。有天易、義易、商易、周易。同縣朱太史彝尊名其書曰徐氏四易。敬可與余厚。向在京師。出以示余。歲庚午。與敬可讀書其齋。峯下方且效一得之愚。更訂是書。而敬可尋以病歸卒於家。案敬可亦與修一統志事。竹垞庚午年。送徐處士善南還詩曰。玉河新柳已堪攀。二月交亭送客還。十度洞庭游未足。今番眞住石公山。謂洞庭書局也。

割記。答友人書曰。潘公印川治河工成。故老傳其要語曰。東去只宜開海口。西來切莫放周橋。此二語平平無奇。竊恐神禹復生。不能易己前之治河者。雖勤勞十二載。專與此二語相反。不惟己不開下河。見人之開。必從而撓之。俾之去後已。周家橋在高堰南四十餘里。霍壩又在周家橋南二十餘里。皆堅築之。以捍淮東侵者。淮不東。則淮疆。淮疆則黃弱。然後由清口以達海。彼不惟周橋霍壩而已。且一帶盡圯之。以聽其衝溢。是以末局雖知建周壩。導淮入運河。刷沙。運漸深濬。然不過暫時策耳。豈經久之

道哉。今惟當確導印川名言。廣開海口。堅塞周橋。斯無事矣。或曰。海不可濬。潮汐往來。人力難以施工。然舊口皆係積沙。水力自能衝刷。故海無可濬之理。惟導河以歸之海。則以水治水。導河卽濬海之策也。然河非專以人力導也。欲順其性。先懼其溢。惟繕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治隄卽導河之策也。或曰。海高於內。水不可下。不知江南江北。弟曾徧歷。凡瀕海之地。比之腹內。特高。但濬治倍深。無礙乎水之東注矣。

案國史新輔傳。康熙二十四年。上念高郵寶應諸州縣湖水泛溢。民田被淹。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龍。永寧人。謚清端。經理海口。及下河事。輔疏言。下河卑於海潮五尺。疏海口則引潮內侵。大不便。請自

高郵城東車運壩築長堤二。歷興化白駒場至海口。東所泄之水入海。隄內潤出田畝。丈量還民。其餘田招民屯墾。以抵經費。上召輔及成龍進京。成龍力主開濬海口。故道輔仍議築長堤。時寶應人侍讀喬萊奏輔議非是。乃命尙書薩穆哈等往勘視。尋以開海口無益。回奏會江寧巡撫湯斌入爲尙書。奏下河宜疏濬。上命侍郎孫在豐往董其事。云云。先生此書與于湯諸公議合。當亦在是年。喬與先生爲姨兄弟。所見尤應相同。故劉記又載示兒詠及孫學翼學林詩曰。一般博學兩詞林。死後猶垂濟物心。自注謂喬石林夫亦曰。石林之議。與已正同耳。竊議見潘次耕所作石林墓志。湯文正集有與孫紀瞻論濬下河事。

二十五年丙寅五十一歲。

是年健庵以禮部侍郎充一統志會典明史三館總裁。趙志崑山徐尙書以文章被眷遇。領纂修數局。所邀與商略。皆天下名士。而先生爲首。周旋累年。敬禮不衰。

劄記有送金道州之官馬平兼簡沈融谷來賓詩題下注追錄丙寅春作

案廣西通志職官表康熙二十一年金人望江南安東人馬平知縣二十

三年沈峰日浙江平湖人來賓知縣融谷峰日字也又號茶星平湖貢生與竹垞迦陵爲詞友寧來賓天長歷辰州郡丞高江村有送沈峰日之任來賓序案人望壬戌已遷馬平何以至丙寅春始之任而通志職官表二十五年馬平知縣又已遷朱廷銓不可解也淮安府志金人望字道驕安東人康熙壬子副榜貢生任長武令升同州知州充己卯鄉試同考官副榜入闈自此始晉莊浪同知邊疆巖邑軍興勞午肆應略無支詘時親王領軍者褒獎特至尋以老病乞休不允遂卒於官案志載人望宰長武以後事而不言其曾宰馬平以己卯充鄉試同考官推之己卯爲康熙三十八年則是宰馬平後以故去官改選得長武也劄記又有題道州魯游紳詩曰地脈軍聲岱星文獨重奎又曰校藝分藜火論交牛馬蹄則道州又嘗聘充山東鄉試同考官惜其年不可考矣秋濤案茶餘客話載金道州人望令長武答鈕玉樞書一首自敘宰馬平前後事頗詳足補淮安志之闕有云君袍方綠我服猶緇伴騎馬上之鞭巾多覆後私挾懷中之錦會有逢迎是道州應試不偶注選而得馬平也又云懼忌我之有人遂易名而去國於時江邊舴舻倘插旌旗嶺上烽煙渾如毒霧艱虞萬里荏苒三年辱藩侯之招簡竊駢語以飛翰節節書之辛苦一歲累有千金填在任之遺亡百劫猶留殘喘此是去馬平後羈滯湘江始末也又云爰束帶而重瞻三殿又極巖峨闔闔之觀下除書而分列五方偏處蕭瑟闕闕之地滄興未遂毛檄遠征劉邵國之一隅當邊陲之三面此則由湖湘復入都注選而得長武之始末也阮香山謂道州題堂柱曰家山深母千金地人到邵風七月天未幾以受代里誤去計其時止七閱月耳云云跡道州一生宦海浮沈壯懷落莫蓋亦不得志之士然志稱其令長武後復官莊浪同知則香山所云詩識殆專指官長武月日耳

劄記與石企齊書金道州赴任柳州余以故太守章大力先生成神於彼如

羅池廟碑事不可不隆其祀孰知道州到日大力夫婦旅視四十餘年竟無資之葬者道州慨然捐俸

且致書撫州太守，俾葬二柩於祖墓之次，千古高義，令人感泣。

案與企齊書又云：一好友爲河間太守幕客，來辭行弟以河間獻王德祠墓更新爲託，已力任，未詳

好友
爲誰

是年牛叟先生年七十。

邵子湘青門簾毫。

子湘名長蘅，武進縣人。

閻再彭先生七十壽序。余友閻百詩尊人再彭

先生，今年壽七十。誕以九月某日。又曰：先生生明神宗之季，當是時，以貴公子，負海內盛名，年未及壯，遭離變故，絕意仕宦，讀書隱居，終其身。蓋自甲申迄今四十餘年，而先生年亦七十矣。百詩以博學名聞於朝，文孫繼登賢書云云。又有答閻百詩書曰：使者齋尺函走六百里，而索言於僕，竊計尊公先生壽辰，佳文充棟，海內能言之士，大略在是矣。以拙文廁其間，寥寥未稱云云。又曰：敝鄉黃敕公進士，有體有用儒者，今日科目中，求此種人，尤不多得。聞今歲授徒淮陰，不可不一相見。

有席上贈賈五鉸古詩二首。

鉸，近刻作鉸。案鉸字右旁爲聖祖廟諱，字必有譌。曝書亭集丙寅年有題賈院判鈔畫荷二絕句，嘉興楊謙注，鉸字玉萬，號可齋，臨汾人。工竹石及折枝花，喜用瘦筆乾墨，出守黃州，嘗畫竹

題識：命工人鑄諸石，置赤壁，疑潛邸贈詩，亦卽此人。五其伯仲之序，鉸其名也。贈詩何年，無從臆度。姑從竹垞之例，附識丙寅年末，以誌知者。竹垞丁丑年，又有寄賈黃州鉸詩，亦是從之。乞畫潛邸二詩，更不言其工畫，首章曰：偉節不四行，薰蕕終莫解。舉世多非門，感

恩日覆載。誰知千載間。此事一而再。聞語復見人。儼若尙書在。欣然倒衣迎。盡呼兒女拜。恭承道義交。永締骨肉愛。鑽花何燦爛。談笑殊相對。吾老愈少壯。樂哉今夕會。釋詩意。則鉉亦志節慷慨之士。惜不得其本事。容更訪之平陽人。次章曰。吾生著讀書。不以老而倦。與篇及隱帙。倍文如觀面。家藏苦不足。假借遭人賤。思饒春明房。願謝王翁僕。忽聞東土司。播架十萬卷。歷傳自隋唐。人聞未經見。因君達書名。繕寫煩郵傳。續留古慧命。萬世猶歸善。則其收藏之富。又可想見。長安酒貴。宜潛邱之傾倒也。

何義門游山陽。買得困學紀聞。

又紀聞箋。何紀贈告余。頃得宋槧本不全左傳。

二十六年丁卯五十二歲。

洪園未定稿。鬪酒詩跋。丁卯元夕。今總憲徐公碧山堂之讌。出所儲酒三十種飲客。命客爲鬪酒詩。明日相繼以詩來者若干人。又曰。時座中皆南人。多右南而左北。

案潛邱蓋於前一年歸里。爲牛叟先生稱觴。故座中無北人也。健庵以九月升總憲。跋當作於九月

後。

是年牛叟先生卒。行述。二十六年。居先祖考憂。喪葬中禮。鄉里至今以爲法。

九月。健庵擢左都御史。劄記。與劉超宗書。孟子喜而不寐。以善人得志常路也。今有清議得申一事。奉聞。長者以爲寢食有味。何如。臺臣馮瑞。進士出身也。利人所有。題一疏爲加納官員。一體升遷。不必

用保舉部議允行矣。垣臣錢晉錫明經也。爲新總憲所使。具一疏嚴駁之。部議不准行。奉旨著現行事。例行。蓋允錢而不允馮也。一時公論喧騰。人心暢悅。此非初出艸廡第一功乎。

案所謂新總憲。殆卽指健庵也。竹垞戊辰年有題錢給事

晉錫富春大澗圖詩。楊謙注。錢字再亭。又案潛邸弟四次入都。不得其年。以此書推之。蓋在卯辰之交也。

二 七年戊辰五十三歲

是年健庵充會試總裁。卽闈中轉刑部尙書。出闈就職。因張濟事罣誤。上章乞休。准解部務。仍領各館總裁。三日一直內廷。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四書釋地三續及釋地餘論若干篇。又曰：四書釋地三書，則以四子爲幼學首習之書，而地理經古注疏集注以後，簡略蒙譌尙多，故特加考臚，爲經學始基。又曰：府君從前四至京師，二十八年歸里之後，無復遠游意矣。疏證。卷六上憶己巳與顧祖禹景范同客京師，問景范蘇秦說燕曰：南有碣石之饒，注

以在常山九門縣，果爾則趙地何以燕有其饒，仍指今永平府是。但又在燕之東，何云南？景范曰：凡地理言南，可與東通，言北可與西通，非同東與西、南與北，迥相反者。余自是觸處洞然。又己巳。本書作先一載蒙上

庚午夏而言也。越臚改。

在京師，萬季野謂余撰一統志，奚必及人物，人物自有史傳諸書，余頗駭其言。及近覽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意果不重在此。一州內或人物無，或僅姓名貫址，卽開舉生平，亦寥寥數語，不似明一統志，誇多汎濫，令人厭觀。因折衷二者之間，不妨臚名宦、流寓、人物、列女四項，但取其言與行關於地理者，方得采輯。如名宦則蜀守李冰，以作離堆避沫水之害而收，鄴令史起，以引漳水溉鄴田，富魏之河內而收，列女趙襄子姊，聞夫死摩笄自殺，代人以名其山，收入保安州。顏文妻事姑孝，甘泉涌室，齊人以名其河，收入益都縣。梁鴻適吳，卒葬於要離冢旁，切陵墓矣，收爲蘇州之流寓。雷次宗徵

至都爲築館鍾山西嶺下。切古蹟矣。收爲江寧之流寓。卽例所不收之仙釋。如河上公結廬河濱。漢文帝親枉駕。梅福變姓名爲吳市門卒。甚且許楊署都水掾。爲太守與鴻卻陂數千頃田。汝南以饒。均寧得遺。蓋不惟其人。惟其地。不然。隨甚道德。隨甚勳名及文藝。苟無關地理。概不得闖入。何者。著書自有體要。善乎杜君卿有云。言地理者。在辨區域。徵因革。知要害。察風土。李宏憲云。飾州邦而敘人物。因邱墓而徵鬼神。乃言地理者。通弊。至於邱壤山川。攻守利害。反略而不言。元和宰相之言。施於撰述如此。若張南軒論修志。不可不載人物。典型繫焉。世教補焉。此則儒生之見。以之點綴郡邑志。則可。非所論大一統之書。卷帙浩繁者也。案今一統志更不用潛邱之議。

四庫全書提要。資治通鑒後編一百八十四卷。國朝徐乾學撰。是編以元明人續通鑒者。陳桎王宗沐諸本。大都年月參差。事蹟脫落。薛應旂所輯。雖稍見詳備。而如改宋史周義成軍爲周義。以胡瑗爲朱子門人。疏謬殊甚。皆不足繼司馬光之後。乃與鄆縣萬斯同。太原閻若璩。德清胡渭等。排比正史。參攷諸書。作爲是編。艸剞甫畢。欲進於朝。未果而歿。今原稿僅存。惟闕第十一卷。書中多塗乙刪改之處。相傳猶若瓌手蹟也。困學紀聞。卷十開禧追貶秦檜。周南代艸制下箋云。南遷錄。賓退錄。駁之。近漁洋

文略駁之。信多子虛亡是之辭。然載遺秦檜事，卻可信。余取以補續通鑿稿。檜傳是樓云。

陸清獻日記，庚午十月初一會

姜西溟言徐健庵修宋元通鑿甚覺掣肘，蓋以南北朝爲疑也。彭野庵傳是樓藏書記，庚申暮春，余因顧子景范、陸子拒石，得登崑山。徐公之傳是樓，樓十楹，跨地畝許，特遠人境，無附麗。啓後牖，几席與玉峯相接，中置度閣七十有二，高廣徑丈有五尺，以藏古今之書。裝潢精好，次第臚序，首經史，以宋版者正位南面，次有明實錄，奏議多鈔本，又次諸子百家，二氏方術，稗官野乘，齊譜，靡不具備，曲直從橫，部勒充四阿，各有標目。

二十九年庚午五十五歲。

是年三月，健庵歸里，開局洞庭東山，纂輯一統志，仍延先生及胡臚明、顧景范、黃子鴻、姜西溟分纂。時西溟以布衣食七品俸，在明史館，健庵疏請偕行。

查初白題壁集，起庚午二月，終六月，題云：玉峯大司寇徐公，予告南歸，奉旨仍領書局，出都時，邀姜西溟及余偕行，兩人日有唱和，旗亭

墩館，污壁書牆，率多口占之作。竹垞庚午年，有送史館姜君宸英赴包山書局詩。案健庵既歸，萬季野獨以明史事留京師，館戶部尚書王公宏緒家。

錢傳及徐公奉敕修一統志，開局洞庭山，既又移嘉善，復歸崑山。先生皆豫其事。先生於地理尤精審，凡山川形勢，州郡沿革，瞭若指掌。行述司寇公歸里，府君相與晨夕，談古援今，慰譬開廣，不以出處

隱顯異致，公嘗謂盧孝廉六以

名軒，海寧人，康熙己丑進士，行述末項諱譽虛名。款曰：年家眷世同學姪。紀聞箋，屢引虛六以言。

曰：閻先生乃古人，其學有經法。

亦非吳志伊輩可望也。

劄記案羊流店晉羊叔子故里在新泰縣西北六十里南北孔道也今庚午春經此

案此是潯邱僧健庵同歸也又劄記嘗經過

保定府新城縣其土田甲天下古所謂膏沔地至今禾稼樹藝最勝而田賦最輕又曰今屬城縣西北二十五里有九門城四面五百餘里皆平地求一部盡塊阜亦不可得釋地在川上相傳卽泗水發源處今之泉林寺在泗水縣東五十里陪尾山下余曾往游惟有詠郭景純詩林無辭樹川無停流覺神超形越云云又東蒙條首過其下土人承譚歷歷指點示我疏證卷四徂來在今泰安州新甫在今新泰縣余屢經過之卷六下胡陵故城在魚臺縣東南六十里沛縣西北五十里余曾親過之間距定陶之菏澤約幾三百里彼豈知菏澤在定陶東孟豬在雒陽東北二澤相通距離一百四十里哉又小沂水過費縣土人則呼浚河在其縣西北八十里案以上數事皆南北孔道所必經不得其年併記於此

問叔子之後裔有存者往尋

其祖墓隆然高阜者三卽傳出折臂三公之所復往尋其居遺址隱然若城郭綿亙八里許因歎叔子以上九世皆二千石卿校可爲東漢第一世家當時聚族而處居以積久日加闢遠又蔡邕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往來依泰山羊氏以此地爲淵藪孰敢過問之種種皆與史傳關合獨後漢書羊續太山平陽人平陽卽西漢之東平陽晉爲新泰縣叔子晉書卻泰山南城人南城原魯南武城晉地志亦三字名故城在今費縣西南九十里距新泰二百四十五里意新泰叔子之祖貫已則占籍南城耳觀武帝咸寧中詔以泰山之南武陽牟南城梁父平陽五縣置南城郡封叔子南城侯以其爲南城人也叔子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於福建統部及泉州府書曰禹貢揚州南
地餘仍明統志舊曰禹貢揚州之域也。

查初白宥寄集題洞庭秋望圖詩注庚午秋冬閒余寓居洞庭東山橘社集

起庚午秋
終十二月

題云橘社在洞庭

東山之麓劉氏取以名園秋冬閒假館於此與書局諸同人唱酬不少云云

案殿繩孫與劉震脩書李武曾語
落士也今健庵尙書開書局於洞

庭山武曾方與纂修之役足下往訪尙書當
與武曾相見云云是李秋錦亦在書局也

有大雨同胡肫明閱百詩登湖樓詩

詩曰大聲拔湖洪飛上巨鯨背散空作
猛雨倒射怒百倍萬木助一喧掀騰走

怪怪樓孤若搖動勢已岌岌殆雲頭排雷來山影忽在
外目存思欲絕境變奇乃最我詩苦難工傑句應有待

割記老友吳喬先生

案喬又名曼字修齡常熟人割記有達吳子語舊詩首
二句云史局置湖山天教執贖閒疑所謂吳子即喬也

嘗言賀黃公

黃公
名曼

載酒園詩話馮定

遠鈍吟雜錄及某園鐘詩話可稱談詩者之三絕余急問賀書何處有曰金陵有須價銀一錢二分余
以三錢付黃俞邵使者回家購之不半月以八分購賀書餘盡如余所屬買套櫻桃乾蓋素嗜此也到
日同胡肫明大噉細讀口眼俱快沁入心脾歎吾老友之知言也康熙庚午秋寓洞庭東山席氏館題
鈍齋類稿席仲遠墓志余嘗兩過洞庭之東山其始至也以事擅謁席太翁仲遠別去十年而復至則翁已歿伯李兩君方各治一圃
中間樹石蒼秀亭榭雅潔又各於其旁穿池葺蔬備極幽人逸趣毛朱詩說近日吳喬先生共余讀李商隱東阿王詩國事分明吳

灌均，四陵或斷夜來人。君王不得爲天子，半爲當時賦洛神。說日後二語，似有悔婚王氏之意。夫婦不及十年，甥舅不過一年，而竟致一生顛覆。此種情事出於口則薄德，而意中不無展轉，故以不倫之語志之乎？若論故實，不爲世子，在建安十二年丁亥，子建賦洛神。在黃初三年壬寅，相去十年也。唐人作詩，意自有在，或論故實，或不論故實，宋人不解詩，便以薛王壽王同用，譏刺義山，何異農夫以菽麥眼，辨朱艸紫芝乎？此解可謂妙絕千古，發端一語，已道全孤綺之當國矣。蓋原知義山之人之事，方得是解，不然空空而思，冥以決，豈可得乎？繼得之，恐亦成郢書燕。又憶庚午重九，病新愈後，東海公招登高莫釐峯，酒中云：古人之事，說而已矣。劉記又有洞庭山人餽菊詩。

應無不可攷者，縱無正文，亦隱在書縫中，要須細心人一搜出耳。又余告徐司寇健庵曰：郡縣始自

秦，作輿地表，自當以秦縣名之，可攷者實之，不獨以郡。

案今輿地表自秦始。

又曰：後居洞庭山中，詩論直隸，真定

廣平諸志，而後益曉然於今制折田之故，又具以淮揚兩府折田之數，告徐司寇健庵，令纂入一統志

中。

案今一統志，淮揚兩府下，不載折田之數。

疏證，卷六下。

余告東海公纂郡縣志者，全憑有識，如河南八府，惟懷慶糧最重，民且

受困三百年，如近來纂志，當以糧所由重之說，痛加發揮，方輿有世道之責者，惻念請於朝，比諸別府

減而輕之，柰何噤不一語。

案今一統志，懷慶府下，於糧所由重之說，仍無一語及也。

又一統志有關隘一項，下載至某鋪，或某集，某鎮。

在縣東若干里。又若干里爲某鋪。又若干里爲某鋪。達某縣界。最有益。或病其碎。且名不雅馴者。余曰。昔宋紹興三十一年。金主率大將臨西采石楊林渡。初奏言已犯采石。而不言東西。朝廷大驚。次報已到楊林。而不言楊林渡。莫知其江之南北。益懼。求當塗歷陽人問楊林所在。言楊林。西采石之渡口也。於是憂疑少定。余謂使當日諸州所上閩年圖。備載村鎮及津渡之處。可一一檢而知。不必外訊諸人矣。又一統志在京師輒進呈者。爲保定府。內多載及水利。有已施行者。有未施行者。允稱有用之書。又嘗謂鑿空出新。不若舊說之安者。尤莫甚近日碣石入海之說。陽信有劉世偉者著論曰。海豐縣北六十里。有馬谷山。高三里。周六七里。疑卽古之碣石。爲河入海處。顧寧人賞其新。東海公載入一統志中。余曾正告之曰。九河見兗州。碣石則在冀州。皆禹貢明文。未易可移。果如世偉言。當移碣石爲兗州山矣。古九河闊二百餘里。長約四百里。其爲逆河之地。亦須長闊相等。方外受海水之朝夕。入容河水之九派。注今馬谷山之旁。與上何處著此一片地邪。東海公不覺笑。余曰。無論經。聊以史證之。蘇秦說燕曰。南有碣石之饒。秦始皇三十二年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二世元年春。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刻始皇所立刻石。封禪書。並海上。北至碣石。巡遼西。貨殖傳。夫燕勃碣之閒。一都會也。尙得謂碣石不在昔平州。今昌黎等縣處邪。永平府志已進呈。未及正之云。

案今一統志刻本仍以碣石爲

在水平府昌黎縣西南武定府馬谷山下不采劉世偉說但云肇域記以為即古之碣石也。
又案濟邱嘗因論河至碣石入海事親至瀕海一帶兼咨土人比之腹內特高不知當在何年。

又宋史韓世忠列傳初世

忠謂敵至必登金山廟觀我虛實乃遣兵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泚約聞鼓聲岸北先入廟兵共擊之
金人果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絳袍玉帶既墜而復馳者詰之乃兀朮也
按續資治通鑒綱目宋元通鑒金山之下廟之上並有龍王二字曾親至其地疑之當時兀朮軍江南
太乙孛董軍江北韓世忠以海艦泊金山下兀朮不得絕江豈能輕騎至龍王廟且既覺而復能浮江
去邪或曰當時有沙洲故諺云金兀朮騎馬上金山此尤無稽之談也昔在崑山輯一統志至鎮江府
得舊本三山志載龍王廟北宋時在銀山上非金山也然後知修宋史者以其時龍王廟在金山故實
以金山而不知於兵機地形失之遠矣。案今一統志刻本不主此說於北固山下引輿地紀勝曰龍王廟在北固山韓世忠遣兵伏廟中以驚兀朮即此於銀山下曰即故土山元皇慶二年建寺其上以

與金山相對易名曰銀山蓋隱以關設為不然也。

又與劉超宗書明一統志無壽河胡三省注通鑒於敗之於壽河之下亦無注

甚矣其難也至新修統志淮安府山川載壽河引十國紀年凡兩部書可謂遠勝明人

案今一統志故城河古名壽河即澗河支

流也引淮南水利考唐昭宗景福元年楊行密將張訓李德誠敗朱全忠將時浦於壽河云云

此今日顧景范黃子鴻饒為之事惜先生不見此兩人捍海塘備

載范文正築海塘方略。真正有用之書。今人遠勝明人。鄙言豈無徵。

案今一統志海塘下不載文正之說。

又曰。纂志於洞

庭。徐司寇出典籍庫中大元大一統志十數本。皆蜀中地。計尙有九百八十餘本。曾見葉文莊家書目。此書與經世大典竝列。安知世不更有足本乎。

潛研堂集跋元大一統志殘本。戊子春。從南潯朱氏假元大一統志殘本。廬四百四十三翻。大字疏行。殊可愛。每冊鈐以官印。驗其文。則處州

儒學教授官書也。傳聞康熙間。崑山徐公乾學奉敕修大清一統志。開局於吳之洞庭山。借內府書。有元大一統志殘本二十餘冊。徐公志棄。今在史局。所借之書。度已歸中祕。而未聞有見之者。穆案元修大一統志事。祕書志載之最詳。水樂大典收天下府州縣志。不下千部。中凡引用元一統志處。乾隆中開四庫全書館。校書者一

一。蓋出。穆曾親見其標題。計當有輯本行世。而亦未之見。是可惋也。

困學紀聞箋。卷十

五。李仁父長編。近四十年前。無錫

顧孝廉始從嘉興高氏購得之。凡三易主。而歸傳是樓。余假館樓下。且讀且鈔。窮日夜不少休。然止及

治平。餘仍放失。有勸主人宜集衆以續此編者。余亟搖首以戒。主人笑以爲知言云。

劉記移寓詩注。公祿從錫山購得長編。余爲辨

其非是。蓋此書乃錫山秦氏家藏。歸於牧齋宗伯。絳雲災後。此書絕矣。公祿名體仁。潁川衛人。順治乙未進士。官吏部考功郎。著有蒲庵集。又案公祿與潛邸相識最早。當在壬寅初入京師時。移寓詩注云。劉公祿考功曾語余。今人百不及古人。所差勝者。品茶度曲圖耳。

是年汪鈍翁卒。劄記喪服翼注。汪氏琬臨沒。刪其稿爲堯峯文鈔。戴晟西洮購以示我。讀之頗有幽冥之中。負此良友之感。蓋爲余所駿正者。悉刊以從我。有駿正而未及聞於彼者。承譌如故。將來恐疑誤後生不小云云。

案劄記有詩云。汪筆王詩重本朝。詩尤兼筆挾風騷。晚來酬答爭名甚。論與抽身價卻高。又嘗稱鈍翁居鄉。人品高絕。可謂惡而知其美矣。戴晟又字晦夫。潛邱爲易其字曰唐器。其齋名曰寤觀。事皆見劄記。淮安府志。最山陽人。康熙中諸生。師事浙西黃梨洲。歸而廣購異書。研窮經史。有疑義輒就質於同里閻徵君百詩。辨難往復。多得其指歸。

劄記有雪舫來口占卽事以贈之作。重見已成翁。傷懷話不窮。小侯四姓長。新樂一門忠。正誤能留史。探亡欲作風。寥寥乞米帖。裝裹至今雄。

明詩綜。劉文烱字雪舫。任邱人。新樂忠恪侯文炳弟。有攬蕙堂偶存。明史外戚傳。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新樂侯劉文炳之弟劉文烱。方侍母飯。家人急入曰。城

陷矣。文烱盤脫地。直視母。母遽起登樓。文烱及二女從之。文炳妻王氏亦登樓。懸孝純皇后像。母率衆哭拜。各縊死。文烱入。縊墮。拊母背連呼曰。兒不能死矣。從母命留侍太夫人。遂逃去。吳梅村有矣門遇到雪舫詩。新樂藩注。案文炳母杜氏。聞城將陷。卽命侍婢檢笥。懸樓上。作七八續。命家僮積薪樓上。遂遣老僕迎李氏吳氏二女歸曰。吾母女同死此。又念孝純皇太后母瀛國太夫人篤老。不可俱燼。因與文炳計匿之。申馮然家。文烱所以有留侍太夫人語也。魏叔子有新樂侯傳。又有贈劉雪舫敘曰。方甲申三月之變。君年纔十有五歲。避地秦郵者二十年。勞苦忠難飢寒之狀。無弗身試。穆案據之。則雪舫長先生五歲。詩曰。重見已成翁。雖未知重見何時。而是年先生由京師南還。雪舫逾六十矣。附記於此。當不甚差忒也。淮安志載。文烱清河夜泊詩。孤舟離緒又清明。一挂蒲帆千里程。去住向誰商出處。飄零到我負生平。雲連海氣天無色。風鼓河流夜有聲。撲被春寒眠不穩。悽然雙淚落三更。

三十年辛未五十六歲。

馮山公解春集第八九兩卷爲淮南子洪保山公自題曰洪保者何馮子讀閔子尙書古文疏證而作也。儒者之學莫大乎正經而黜僞。今文尙書爲古文淆亂其閒莫之或正。儒者之恥也。閔子唱之馮子和之其義大安。故曰洪保。閔子晉產也。馮子吳產也。一西一南地之相去幾千里而作合於淮安以卒其業。豈非天哉。故亦號淮南子云。

按此題詞以下論釋地書證之知爲此年事。

又與閔百詩論釋地書。景辛未客鄭公鄉與先生

辨析諸經義。別來忽忽十稔。每望三洲。何嘗不歎。比得寓目大著四書釋地及續二書。發朱子集注所未發云云。劄記與劉超宗書。淮南子洪保馮子山公所著書名與閔子尙書古文疏證辨論而作也。其勢如傾山倒海而出。卻可惜所憑據在逸周書穆天子傳。又可惜在家語孔叢子。僞本竹書紀年。尤可惜則在魯詩世學。世本毛詩古義耳。真繆種流傳。不可救藥。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又一書云。洪保主人亦信古文非真。所論難者他語耳。正恐信亦不透。

趙秋谷送閔復申歸山陽序。趙子旣返田里。山居而野食。歲辛未之春。門人閔生自其家北上。將試於禮部。枉道來省之。旣逮試。竟爲當事者所黜。南還。復過山中留數日。

劄記有故人子劉子吉以勤學而死異日始知遂有此作長轡未及騁車輪出戶摧旁觀猶起歎白首定餘哀魂去同秋艸名留祇夜臺前身覃季子碣待柳州來

戴唐器寤視齋集亡友劉君子吉行略君諱修字子吉少穎異好學而不得其闢與年二十始得交願在瞻在

瞻受學於甬江陳怡庭先生論學一以戴山南雷爲宗他人治一經而君治五經他人治一經舉業講義耳而君必求之注疏以及左氏外傳戰國策三史莊子離騷咸博取之丁卯余遊君授兒子句讀因約爲讀書窮經計君日鈔書十五葉得七千二百六十字月則得二十一萬七千有奇夜讀書至三鼓而符於所鈔之數庚午春余師萬公擇先生見其手不停披或之曰學以滄養本原爲上次之謳詠以陶寫性情而已如此將積瘁成病已而果然病幾一載至辛未八月十一日歿年三十有六

左汾近稿有和王阮亭少司馬西城別墅十三詠後有跋曰昔張文毅公典試歸熙甫先生下第公忽不樂對客曰我爲國待士三百人不自喜而以失一士爲恨至今詞場傳爲盛事顧余何人敢當公歎然不可不謂公之異於恆情也慰藉之餘出詩題十三首命余屬和曰此非備名書又無壅而不以徹吾目者子力構之必有賞音余唯唯歸塗經秋谷夫子家夫子十三首早成亦命余和曰吾子之遇而知己也新城公子不遇而知己也於是依次構成敬書冊上念自曾大父登第以來八十八年矣與公家三世交好靡少閒云云又與王阮亭先生書人負一能一技莫不有翹然自異之心况文章心術所寓進取之關而適出當代大賢之門下雖不遇猶遇也抵家團圞多暇與家父述之家父亦有盧公

知汝汝可不恨之喜。偶以腰痛不能祇候。布謝但云。客歲在洞庭書局。東海先生撰次江西人物。歐陽文忠下。備引先生廬陵永豐之辯。家父以爲的。未會有東海曰。此出新城先生皇華紀聞。子尙未見邪。家父固求一讀。祕惜不與。曰。一讀必刺刺不休。荒吾統志功矣。家父志之不忘。奉懇及嶺海集各二部。見付來人。係特遣。望立賜回音。

案漁洋於是年春。同張文貞、陳文端、李文貞、主試禮闈。又今
一統志刻本。收歐陽文忠入吉安府人物下。不著漁洋之辭。

又書姚崇捕蝗事後

曰。康熙辛未四月。余從京師抵山陽。歸塗所經。蝗蝻蓋野。因取姚崇列傳。唐紀開元三年四年事。彙而刻之。云云。有寄李學士詩曰。夢回闔閩轉淒其。通籍憑君指路歧。老女同牆三月半。酒人獨病百花時。經塗蒿目螟蝗急。返舍驚心鸚鵡遲。更向顏山最深處。致書珍重抵瓊枝。自注。時有書寄天水公。

三十一年壬申五十七歲。

是年健庵因漕令朱敦厚事落職。書局亦撤。仍奉旨續進所纂書。乃避居嘉善。已又僦居郡西華山之鳳村。

是年六月。宋牧仲由江西巡撫調任江蘇巡撫。沈儼劄記序。商邱宋公開府吳門。賓禮授館。相與質疑問難。無有虛日。劄記有奉投江寧巡撫宋公詩二首。領句云。相門才子百僚師。使節真瞻兩道宜。

自注唐江南東道理蘇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公兩任恰合

案此二詩不得其年類記於此

又案商邱撫吳延吳荆山士

玉爲子弟師。劄記及釋地中均有與荆山札。蓋卽相見於斯時。

劄記與劉紫函書。頃聞吳荆山選考卷及沈懋祿之去公室。文尾載儼自記。卽不佞議論。荆山駁之。

正之意只在遵集注耳。荆山與僕交情亦佳。安得及此。曠乎。真令人心折氣盡。

三十二年癸酉五十八歲。

寤視齋集。超宗先生別傳。癸酉秋七月。超宗劉先生卒。太原先生以詩輓之曰。老淚不能多。聲聲喚柰何。平生知己盡。萬事任蹉跎。第許孤魂及。官曾一命過。鄉邦志文獻。終古首編摩。言有盡而意無窮。後

山之哭南豐。不是過矣。

左汾近稿亦
有超宗輓詩。

劄記。有北闕聞西溟得舊詩。

查初白宥寄集。

起癸酉四月
盡十二月

有姜西溟至都詩二首。又有洞庭秋望圖。爲

同年姜西溟題。古詩中有句云。今年又赴京兆試。失固其常得差喜。與君同榜獲聯名。王後雖卑吾敢

恥。鮑琦亭集。岷山徐尙書罷官。猶領一統志事。卽家置局。先生從之南歸。時貴之。搢岷山者亦惡先生。顧岷山雖退居。其氣力尙健。惓惓爲先生通榜。卒不倦。則亦古人之遺也。

解春集與楚州先生牘

案楚州先生謂潛邸也

潛河書發未念切念切此事利在速行無可疑者三城之人欲開澗

河萬口一談望公力言有如望歲入冬水涸不早從事斯無期矣惟公毅然行之亦此邦之人不敢望於他人者耳既已決於中不必更與人謀以見鄉先生之大有造於桑梓且使當事別白觀之漸得要領倚如長城臨淮之人屬耳目在此舉矣此事行數世之福也

戴唐器趙宗先生別傳暮年斷斷不置者郡邑兩大事一澗河水利澗河泄運河汎溢之水並泄三

城積潦之水直達射陽湖爲鹽與數邑柴米之要津又有小澗河當日所以設兩河者緣黃淮汎漲一河不能受其波決故復開支河以分其流後勢力家因小澗河水易汲引多置田園遇水緩時專引注小澗河澗河遂淤積久不能行舟而小澗河亦塞先生特著一義意在泄水而不專注澗河癸酉冬十月中丞三韓與公議開澗河太原先生歸括前議上之而先生已不及見矣未幾與公罷去澗河之工遂廢淮安志與永朝遼東人康熙三十一年任漕運總督

疏證

卷八

癸酉冬薄遊西冷聞休寧姚際恆字立方閉戶著書攻僞古文蕭山毛大可告余此子之廖稱

也日望子來不可不見之介以交余少余十一歲出示其書凡十卷亦有失有得失與梅氏郝氏同得則多超人意見外喜而手自繕寫散各條下

武林道古錄姚際恆字立方號首源仁和諸生少折節讀書汎濫百氏既而盡棄詞章之學專事於經年五十日向平橋嫁畢而游五嶽余婚嫁畢

而注九經遂屏絕人事閱十四年而書成名曰九經通論時山陽閻若璩力辨晚出古文之僞際恆持論多不謀而合若璩撰古文尚書疏證多引其說以自堅而蕭山毛奇齡篤信古文作寬詞與若璩詰難奇齡故善際恆以際恆之同於若璩也則又數與爭論際恆

守所見迄不爲下際。恆又著庸言錄。雜論經史理學諸子。未附古文僞書考。持論雖過嚴。而足以破惑。學者稱之。秋濤案。毛極攻潛邱。而實極服潛邱。如送潛邱序所稱是也。其於立方亦然。詩話云。亡兄大千。爲仁和廣文。嘗曰。仁和祇一學者。猶是新安人。謂姚際恆也。子嘗作何氏存心堂藏書序。以似兄。兄曰。何氏藏此有幾。不過如姚立方腹篋已耳。及子歸田後。作大學證文。偶言小學是寫字之學。並非少儀幼學之謂。不知朱子何據。竟目爲童學。且褒然造成一書。立方應聲答。朱所據者。白虎通也。然白虎通所記。正指字學。誠不知朱子何故。闕此二字。因略舉唐宋後稱小學者數處。皆歷歷不謬。坐客相顧皆茫然。則度越時賢遠矣。予述兄語示立方。立方卽贈予長律二十韻云云。其推服可見。然則四河之於關姚。固所心折。而必攻之者。則其強項之習。務與人爭名耳。

西河

與潛邱論尙書疏證書。昨承示尙書疏證。此不過惑前人之說。以尙書爲僞書耳。

案此語殊未析

其於朱陸異

同。則風馬不及。而忽詬金谿及姚江。則又借端作橫枝矣云云。

秋濤案。此當是潛邱初以疏證持示四河。故云爾也。時四河尙無意立異。故篇中數百言。祇爭陸王

學術。絕不及古文真僞。其送潛邱序。作於是時。亦無一語及古文也。

又送閻徵君歸淮安序。予避讎之淮安。與閻君潛邱交。暨之梁宋。復歸淮。則

稍稍有言潛邱君年損而學多者。於是躬詣之。與之游。及予還舊鄉。會開制科。舉天下強才有學之士。徵車四出。其在淮。則潛邱君首應之。予得相見於京師。觀其所著書。夥頤哉。言洋洋乎。乃不見用而罷。值司寇徐公承命脩天下志書。聘君掌其局。多所論著。旣而謝去。出所辨尙書二十七篇。挾之遊錢塘。時潛邱亦垂老。毛髮種種。而予則歸田有年。越七十衰矣。

案西河以二十五年丙寅歸里。是年年七十一。

乃取所爲文讀之。謂之曰。

吾不知於漢北海君相去何等。若唐之孔仲遠，宋之深寧，則出之遠矣。全謝山毛檢討別傳，西河素不持士節，多仇家，乃相與共發其殺人事於官，當抵死，亡命游淮上，得交閻微君百詩，始聞考索經史之說，多手記之，已而入施公愚山幕，始得聞講學之說。西河才素高，稍有所聞，即能穿穴其異同，至數萬言，未幾得豫詞科，爲史官，益自尊大，無忌憚，於是自言得學統於關東之浮屠，所謂高笠先生者，而平日請教於愚山者，不復及焉。其於百詩，則力攻之，嘗與爭不勝，至奮拳欲毆之。

秋濤案：謝山此傳多疑，其或不實，近假得西河。

全集，細覆其生平事蹟，并西河自作墓志，盛唐所作西河先生傳，始知謝山之言不妄。集中前後多自相抵牾，其謂以選詩評語，獲怨於王柳潭，自趨假他事，許訟伏人道旁，墓取之，將置死地，鄉人率衆奪之，還怨者移營卒屍橫地，指爲所殺，捕逮甚急，乃出游江淮間云云，事似可信。然敘出游歲月，則率不足據，或云十餘年，或云二十年，又往往同此一年，而或自言出游，或自言里居，足知其非事實矣。李剛主師事西河，欲爲作年譜而不果，殆亦有見乎此。又其四十以前，未見潛邸時，率以賦詩填詞，選制藝，傳奇爲事，集中經解雖疊帙繁重，實皆歸田後作，自言二十餘歲時，已作續詩傳，遭兵燹，失其稿，然世亦未有見者。烏名一卷，仍歸田後所成，託之早歲，賸稿耳。自夏洲主客說詩成於愚山，嘗中西河經解之最早出者也，中多引潛邸說，時方與潛邸訂交也，則謂西河考證之學，得自潛邸良信。又潛邸初成疏證，寄西河，時西河始書，祇爭書中朱陸之辨，而不及古文真偽，是其時於壁經源流，尙未一考。迨剛主進以尙書非僞之說，而寬詞作焉，始末并詳，其再與潛邸書中，纏之西河固心折於潛邸，而必欲強與爭勝，此其所以於西河也。又案西河詩話云：琉球中山王遣使入貢，於還京時，福建侯官縣五縣秦巡檢胡奉至杭州，爲使者買絲布什器，兼覓毛初晴論釋四廂記，及潮中集詩，於香林不得，遂訪余云云。又詞話四廂久爲人更竄，余求其原本正之，逐字覈實，其書頗行，第中尙有不能詳處，如第四折內，和

尙們同施些云云。是四河河別有此等書。與金聖歎爭名。其亦異乎潛邱已。

割記有頌眉來云。曾公文起大行。典試山左。志喜之作。萬里猶軒使。三秋藻鏡開。文從東國轉。名自小
山來。吐鳳曾多侶。成蹊亦有媒。爲傳余問訊。今的鑄顏回。

淮安志。劉愈字文起。康熙壬戌進士。工部屯田司主事。清
諱述聞。康熙三十二年。癸酉科鄉試。山東考官行人劉愈。

案紫函頌眉。皆文起之子。紫函則潛邱之女婿也。割記又有劉行人訊至。答
之一首。卽文起也。又送邱汝紹詩。亦及文起。汝紹名聞衣。康熙己卯舉人。

三十三年甲戌五十九歲。

疏證。卷八甲戌首春。交王復禮艸堂於錢塘。示余文廟祀典十四議。

復禮字需人。號艸堂。錢塘人。著有家禮辨定。書
解證誤。三子定論。季漢五志等書。秋濤案。艸堂

與毛大可李剛主友善。議論亦與二家
相出入。釋地三續楚狂條。引艸堂說。

是年七月。奉旨。徐乾學著來京修書。徐秉義學問亦優。并著來京。而健庵已先於是月十七日卒。割
記有吞聲一首。自注。爲東海公作。無復空山哭。吞聲阮步兵。時從高處見。猶似玉峯晴。鳳詔徒霑命。鴻
文已隔生。恩深楚父老。永保汝陽耕。又送徐宮允北上詩序。公初開召。有遲回之意。余移書勸之曰。

昔宋元豐末。程子謂司馬君實遠臣也。不可不辭。呂晦叔世臣也。不得不出。逮南渡後。朱子又遠臣也。宜辭。張敬夫世臣也。宜出。今先生乃世臣。非遠臣。以兄弟蒙恩。故且一家而兩召。一已矣。一尙存。忍不出乎。公聞而慨然就道。於其過淮也。送以詩。有殘年哭知己一首。讀唐書張說傳有懷一首。

皆爲東海公作而不

得其年。類記於此。又送申孝廉詩首句曰。何處是四州。羊曇醉裏游。亦東海公歿後作。孝廉父穉。見顧禮。

哭喬石林姨弟二首。自注。東海公薨於七月十七日。後四

日。石林卒。

墓誌。徐尙書旣歿。先生居於家。守土大吏。及南北好事者。類謬相推重。而實無有爲之地者。故先生卒窮老不遇。徐果亭禹貢錐指序。往予伯兄尙書。奉詔總修一統志。一時博學洽聞之士。盡招集邸舍。其精於地志山經水注之書者。則若無錫顧景范。常熟黃子鴻。太原閻百詩。及德清胡朏明。未幾。伯兄歸田。不幸卽世。諸君子亦雲散。而不復合。予被恩復起。仍奉命卒一統志之役。景范已前卒。子鴻百詩閒一來。亦先後淪沒。予潦倒京華十餘年。書今垂成。亦已皤然老矣。

劄記。與戴唐器書。陸去肆兄游孔林歸。見從祀先儒。缺李延平牌位。深以爲訝。余曰。此不足訝也。遂舉其顛末告之。案顧末見疏證卷八且互相攷訂者三日。方寫書山左學使。令其行文補置主。真不枉此一游。然非弟

助之膽亦堅剛不來還是講學問講經濟隨地可以及物

案清祕述聞山東提學道劉謙吉字朗庵江南山陽人康熙甲辰進士三十三年任淮安府志謙吉字六皆甲辰進

士授中書出參撫遠大將軍署入補刑部主事出爲恩南府知府嘗中異升山東提學食事期滿乞歸構一貫園吟詠其中陸志蓮字去肆山陽人福建提學求可子居鄉有行誼捐貲置聖廟先賢神主脩敬一亭尊經閣費累千金案書中所云山左學使雖未表著其名然以諸書參互考之必謙吉任中事無疑去肆東游殆卽主於謙吉也不知確在何時故配之謙吉初擢學道之年

三十四年乙亥六十歲

南雷黃氏哀詞序略云康熙乙亥秋九月甲戌望日方晡叩門聲甚急啟視乃吾梨洲黃先生凶問也不覺失聲越明日乙亥晨興走哭於城南戴氏蓋余聞先生名也久而知先生愛慕我肯爲我序所著書許納我門牆實自戴氏兄弟曾晨始夫由賜也見我故哭諸賜氏禮也且召及門顧子諶

諶字在嘯山陽人拔貢官

內邱楊子開沅開沅字用九號禹江山陽人康熙癸未進士翰林編修著有景姚堂集

會哭俄而二子至先生位南向余號慟曰已矣吾不獲親

及先生之門矣奈何顧子曰昔聶雙江欲師事王文成而未逮文成歿後始因門人錢緒山爲介執弟子禮子獨不可援此例乎况先師實許子二戴子在旁知狀余曰然遂移先生位東向余北面以四子爲相禮將下拜二戴子止曰禮弟子見師贊子不可以無贊顧子今南遊且經紀先師喪吾徒各有莫

附以往，請以侑此奠者文以當贊。於是拜，拜而相嚮哭。越十日甲申，乃執筆灑淚爲文，以告於大徵君。梨翁夫子之靈云云。

生日展期啟。今下元節前一日，爲余六十。仰述先事，亦展一年。刊友此箋，以告姻友。有壽子仁二十韻。有送沈敬存還鹽瀆詩。結句曰：須臾丙子歲，六翮養應長。

寤硯齋集。乙亥秋，有潛邱先生書來，苦相勸勉，兼以月泉吟社見示詩。

三十五年丙子，六十一歲。

疏證。卷五 丙子夏，馮山公寄余書云：亡者猶表其閭，况存者乎？亡存俱指位言，非身也。請證以晉語，叔

向賀韓宣子貧。宣子拜曰：起也將亡，賴子在之。亡上文樂懷子亡於楚之亡，注亡奔也。是解最善。喜而函錄之。

釋地餘論辨吳越廣陵曲江云：大抵讀古者，須考作之時日，談地者，須考代有沿革，方克決其所由。然余實因讀班氏自注，發寤於中，以告吾友黃俞部。俞部從臾，宜立艸一說，以曉學者。忽忽十有三年，病爛未就。茲又因竹垞文類，與越閩書辨，僅得其半，故特爲補之，并爲正之云爾。

案潛邱初晤俞部，在甲午年，則後十有三年，當爲丙子也。

竹垞文類刻於壬戌。計潛邸已早見之。至是始下辨耳。越閩卽江湖。

割記讀唐器。鴛湖憶曲。蓋興起於義山歸來已不見。錦瑟長於人句也。調之。錦瑟爲身。可抱眠。夜深何

用怨相捐。鴛湖波路春來闊。已上忘歸范蠡船。自注。鴛鴦湖側有范蠡湖。案。竊觀齊集。鴛湖憶曲。作於丙子夏日。

行述。自六十以後。時訪友數百里內。往來蘇杭。輕舟載書冊酒茗。徜徉湖山煙水間。衣冠灑落。見者以爲霞外人。竹垞及毛檢討兩先生。則時時過從。商確學問。事蓋最多云云。

三十六年丁丑。六十二歲。

有將過江。展司寇徐公墓。先寄一首。案健庵以乙亥十一月葬。詩頌句云。素車曾未至。宿草益興哀。以宿草之義推之。知當在此年。又鄰笛一首。今日山陽路。潛移到玉峯。一聲鄰笛發。萬淚滴芙蓉。絲繡勝金鑄。龍塋媿馬封。誰云老賓客。失意欲他從。則展墓後作也。又贈潤閣詩曰。買絲曾纏合肥像。沽酒惟澆司寇墳。誰知客散秋風裏。留得空門一洞開。不得其年。

附記
於此。

有二月十六日渡江作一首。後二句云。昨宵有夢蓬瀛上。已占春風第一名。爲長君詠。應禮部

試發也。

六月爲武進臧玉林作經義雜記序。略曰：毗陵臧玉林先生，隱居君子也。深明兩漢之學，既通聲音，詰訓，又雅擅二劉揚子雲之長，撰經義雜記，皆有闡經學大事，餘則推性善，戒惰逸，辨譌謬，補遺脫，一字一句，靡不精確，洵可爲首出之士矣。

常州府志：臧琳字玉林，武進人。康熙間，補縣學生，詞不遺訓詁，無以明經。治經以漢學，於虞抱經學士、嘉慶開學者也。道光丙午夏，門人趙祿保書來云：玉琳先生尙書集解，更經在東浦綴手錄定本，高二尺許，約二百萬言，今尙存其家，惜無能刻之者。其七世孫熙，今設帳祿保家，擬借其書錄之，穆復書趣鈔數卷來，未知其能慰我寤思否也。九月二十六日。越年春，祿保以公車至京，錄其自序見示。序曰：琳不揣固陋，手自撰輯，上探伏孔馬遷之奧，中採許馬鄭王之詣，下逮唐宋元明之說，莫不條分縷析，依經附注，擷其精英，棄其瑕疵，闕下己意，亦不數見。蓋以前人之義已備，故一己之說不贅，惟文字異同之間，有係聖經匪淺，而自唐儒陸孔以來，多所依違，鮮能折衷。琳少學詁訓，頗解於斯，凡有可據，隨爲條證，欲少求益於前人所得之外，非忘其大者遠者而議其小者近者也。據穎達正義之本，做何晏論語之注，別以姓名題爲集解，三易其藎，廿年而成，爲卷凡一百有二十，附以序目釋文四卷。若夫剛繁訂，失是深有望於後之君子焉。康熙四十四年太歲乙酉仲冬月武進臧琳謹序。

復申困學紀聞箋後序。歲丁丑，大人閒遊江陰，從一故家，得斷爛鈔本以歸，較多二十餘條，其詞簡而義精，非尙書萬萬不能爲也。

劄記有與趙秋谷宮贊書云：壬申夏，遇馮三兄於玉峯。

馮名行賢，字補之，一名景賢，又稱馮苔，號圃芝，常熟人。馮珩定遠之子也。劄記題堯峯文鈔，有與圃芝戲論鈍翁詩句事。

在戊午己未間。以語傷諱。故不采。查初自勸
關夢峴山一名玉峯。周圍二里許。似累石而成者。

首問訊先生起居。知文酒自適。不復以世務縈懷。竊以天之成

就我公之高者至矣。他何足云。兒子此番又得而復失。有辜恩門。聞開中書一例。姑聽其就試。亦不知
終局何如也。頃至白下。有傳誦天上白雲如逝水。艸閒黃蝶似秋花之句。豈不使新城失色。侍郎却步

邪。是年有贈曹子清侍郎四律。

首章第四句云。世職少司空。結句云。我游當首夏。正鵬棟花風。二章首二句曰。亭名志孝。思最賞村陵詩。自注。謂父執杜子皇二丈。三章首二句曰。又得泥金信。風流第一人。自注。

謂阿成狀元。第六句云。延年但躡身。自注。漢杜延年爲御史大夫。以父會居此官。不敢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案子清名寅。號荔軒。漢軍籍。世傳棟亭十二種。卽子清所刻也。父名璽。字完璧。康熙十七年。以工部侍郎與江寧織造。越三十餘年。而子清繼之。故有世職少司空之句。子清初與蘇州織造。於庚午四月在任。至壬申十一月。移鎮江寧。詳尤展成司農。曹公虎邱生祠記。此四詩知必在江寧者。以次章第六句自注推知之也。又展成曹太夫人壽序曰。當司空在金陵。曾築棟亭。今農部於姑蘇作園。棟堂以志墓。若投詩在蘇州。不當有亭名志孝思之句矣。而潛邱與趙秋谷書。有頃至白下之語。以復申考授中書之年推之。知當在丁丑。則此詩亦當屬丁丑作。來游在四月。故復申中書之試。尚不知終局何如。而三章已有阿成狀元之賀也。阿成當謂子清弟子猷之子。尤展成曹太夫人壽序稱曰。子猷侍衛。潛邱亦有贈曹子猷詩。釋其語意。當是子猷奉使至淮安與相見也。不得其年。附記於此。漢軍狀元。不知是何科目。要以四月泥金之信。知必在此年會試後耳。竹垞有棟亭記。展成有棟亭賦。四河有棟亭詩。據次章潛邱自注。則茶郭亦富有詩。而今變雅堂本缺之矣。荔軒少學詩於施愚山。愚山歿。爲刻其詩文集。事見施瑛隨郭集四君吟。又余潛心懷。亦潛邱父執也。荔軒在蘇州時。應傳淡心。過展成。揖青亭水。載軒小飲。展成皆有詩。割記與數唐器書。明日有人招弟。肩輿三十里。往看柳浦海棠花。因思老愛青春愛酒。尋花只當作生涯。父執余潛心佳句。令人能到乎。陳壽祺閩文苑傳。余懷字潛心。一字無慙。號受翁。又號曼持老人。莆田人。居江寧。個生明季。才情綺麗。詞多悽婉。晚隱居吳門。徜徉支硎。靈巖間。年八十。歿。長洲尤侗輓之云。贏得人呼魚肚白。夜齋同

看薰人碑。魚肚白者。金陵市語染名也。國與杜濬白夢齋齊名。故云有味外軒稿。

寤硯齋集。康熙丁丑春夏之交。太原徵君闕百詩先生兩至吳門。獲觀汪氏武曹所藏太僕手批史記。皆忽忽不及終卷。僅錄其例意五十三條。爲向來諸集所未收者。以歸示同學二三子。詩集有讀觀海集。呈太原先生五言古詩。

行述。三十四年。壽六十。府君以先祖考六十時。祖妣服未除。不稱觴。故亦展一年。適不孝詠授內閣中書舍人。自都門抵里。捧同年姜編修西溟壽序。偕諸弟子姪拜堂下。府君曰。汝等知吾今日之樂乎。皆頓首曰。大人周甲之年。康彊充腴。大慶無窮。府君曰。非也。吾讀書五十餘年。喜今日纔得一貫字耳。案

日展期。當爲三十五年。而此有姜編修西溟之稱。西溟以丁丑成進士。殿試一甲三名。授職編修。則爲三十六年。又以與趙秋谷書得而復失。及開中書例云云。皆以屬之丁丑爲合。然則行述適字亦大略言之。不定指乙亥之後一年也。惟復申時未成進士。西溟又以癸酉始舉京兆。何以有同年之稱。當緣西溟成進士之歲。復申亦考授中書故耳。然則歸里稱觴之樂。當屬之三十六年。更無疑也。

山陽詩徵。載劉紫函酬闕復申詩云。惟我不如意。許君相對吟。君今越千里。好夢何由尋。紅藥翻階色。碧梧留院陰。欣傳看小鳳。未集玉山岑。自注。將就中書之試。

三十七年戊寅六十三歲。

是年孺人張氏卒。行述三十七年先妣卒。變傷至今。割記有題窈窕居四首。第三首自注。詠將爲其母乞銘長安。

又

有讀元微之遺悲懷詩題後二首。

夏刻困學紀聞箋復申序云。詠端憂多暇。請鳩工授梓。大人復自矻矻者彌月。乃手之而喜曰。續古人之慧命。啟來學之博聞。其在斯乎云云。戊寅六月望日。墓志。執信早識先生都下。後過淮。屢主先生家。引與談議。許爲忘年交。案秋谷鼓棹集有寄朱竹垞檢討村居一首。竹垞和詩。編在此年戊寅。而鼓棹集未歸次淮安。早圖百詩題下自注云。去秋下榻其家。必係此年事無疑也。

有答吳亦韓一絕。老愛青春任杖藜。卻嫌委巷入深泥。君家雪色壁如舊。醉罷還聞滿壁題。趙秋谷評曰。黃山谷見東坡和陶飲酒詩。讀至前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曰此老未死。今日讀閣微君此絕句。曰百詩不衰。案此詩不得其年。以秋谷評語推之。或即在過淮下榻之年也。亦韓名愈。山陽人。拔貢生。官彰縣教諭。割記。鄆人之子。引亦韓語。又有過亦韓詩曰。隔溪定過板橋西。相似柴門只覺迷。不是君家人識得。誰能曳杖入深泥。與此絕句

語意互相發。

割記。題潘孟升詩集。錢氏有學集。有秋日曝書得鶴江生詩卷。題贈四十四韻。注云。生名高。金壇人。初

不知何姓字。已而知爲潘孟升。戊寅殘臘。過毗陵徐學人家。學人曰。吾舅氏也。南邨詩集。雖刊未印。余

勸其廣爲流通。越明年春。已卯。回舟得二部。行至界首。爲波臣所攫取。復索又得二部。以一歸寤硯齋。茶

客話。戴暉夫編。硯齋在西長街。一卽此本。學人名永宣。行四。是秋登賢書。世其先中丞之家。殊可喜云。學人康熙庚辰進士。有茶坪詩稿。國朝名家小

傳。茶坪成進士。策名已及。而意不欲出。曰。吾讀書更十年。而後士未晚。劉記。又有新先輩錢四亮功。徐四學人見過詩。首句云。雪中來二妙。結句云。忽爾搖鞭去。看花醉帝鄉。蓋學人公車入都。過淮上。借亮功來謁也。查初白壬午年。有旅壁見錢亮功徐學人倡和詩。戲次其韻之作。亦徐錢會試同行之證。不得其年。附記於此。亮功名名世。武進人。康熙癸未進士。

有戊寅冬遊宏濟寺題宋荔裳先生詩後一首。宏濟寺僧言。

杜二丈於皇淺土未葬感賦一首。案於皇有宏濟寺葺蒲庵詩。首句云。幾度維揚訪老僧。疑潛邸所謂宏濟寺僧。卽蒲庵也。方苞茶坪墓表。先生在金陵。與先君子香客維揚。則主蔣前民。丁卯春。攜襖被叩門。語

先君子曰。吾老矣。將一視前民。歸而窺室。蔣山之陽。死卽葬焉。是日渡江。數月竟死。維揚喪歸。寄長干僧舍。一二故人謀卜兆。子世濟曰。吾有親而以葬事辱二三君子。是謂我非人也。無何。世濟又卒。又數年。長沙陳公澗洲來守金陵。謂先生其鄉人之能立名義者。爲買小邱蔣山北海花村。葬以康熙丙戌年二月十六日。案前民名易。

有贈王慈娥一首。慈娥名易。江都貢生。著有懷孟堂集。秋谷有慈娥墓志。秋濤案。慈娥曾脩揚州府志。劉記有一條云。江西之名有三。今揚州亦名江西。

他日以語王慈娥。入其府志中。又一條云。有荔軒司農。厠過蘇州訪織造李君。賦贈一首。案詩首二句曰。片帆乍到石城頭。又見闌門瓦欲流。

則在嘉軒移駐江寧之後。濟邱自壬申後。惟此年冬。有泊舟胥門。訪顧俠君之事。意卽由金陵而來。故贈詩中有探梅詠雪之句也。

九月。宋牧仲爲作四書釋地序。

序會以公事。將於役海壇。蓬窗小暇。乃弁數語。卷端還之。戊寅九月既望。案釋地初刻。無年月。據西河書。當刻於丙子。商邱此序。乃補作也。秋濤案。桐垞與潛邱書。論茅岡門事。謂

承寄四書釋地。當在釋地初刻之年。毛大可亦有詩。

顧嗣立孟子生卒年月考序。百詩徵君。戊寅冬泊舟胥門。訪余秀野艸堂。出一

編相示云云。

序作於己卯四月。嗣立字俠君。康熙壬辰進士。官庶吉士。江南通志。稱所居秀野草堂。四方名士。賜詠無虛日。風流文采。照映一時。汪沈槐塘詩話。顧俠君嗣立入都。寓宣武門三忠祠內。小屋數椽。繞屋花木。扶疏可愛。因屬查

查浦。嗣理顏之。曰小秀野。自題二絕句。一時名流。和者甚衆。云云。案三忠祠。明崇禎中。奉勅建。以祀遼東殉難之張鈺。高邦佐。何廷魁三公。皆山西人也。吾鄉之官京師者。實典守之。穆嘗舉俠君此事。屬壽陽尙書補題小秀野三字。懸之祠偏老屋。以備鄉邦掌故云。又案疏證卷六下。吳松江。余嘗相其地形云云。卷八。聞歸熙甫有疑古文稿藏於家。余三至其家。購訪之。卒不出。劉記宋中丞壽序。崑山有南禪寺。爲周文襄所棲止。余歷經過之。僧言文襄當年。屏驢從。自攜蒼頭。就廚下饗。每南面坐。旁立者一吏一卒。是以兒童白叟及婦女。皆得至前。刺刺作吳語。故利病纖悉畢達云云。皆此數年中事也。

三十八年己卯。六十四歲。

聖祖三巡江浙。奉慈聖以行。諭云。朕瞻念東南民生風俗。特行巡省。兼以黃淮爲患。親閱河工。比循歷

堤堰詳加相度。以疏導修築之法。指授河臣。刻期興作。

劄記有恭呈御覽詩八首。

案詩有云。生日唐名節者。三月十八日。恭逢萬

壽。聖節駐蹕蘇州。合郡士庶。進頌壽詩。上萬年之觴也。云體仁閣下試。在再廿年餘者。自己未召試鴻博。至此凡二十一年也。云堯水仍堯治。無煩伯禹功。但勤閱視外。盡入睿謀中者。卽聖諭所謂以疏導修築之法。指授河臣。刻期興作也。以奉慈聖同行。故第四首云。

九龍浴聖日。二氣合神時。又云。常作丹墀舞。聞韶共鳳儀也。第八首云。可知巡守

典。原具蠶河章。明此行爲親閱河工而來。與首章河平漢紀年。相應爲章法也。

山陽詩徵。康熙三十八年。皇上南巡視河。二月既望。駕幸淮安府城。道經山陽縣儒學櫺星門。聖躬拱

立。逮過乃坐。縣人邱開衣有詩紀之。

疏證卷八。山陽縣學新成。蓬豆放失。如式更製。余謂當循元制。蓬豆各以十云云。

是年有題壁詩曰。枯木寒巖不見花。非僧非俗道人家。行年六十又加四。尙想桑榆變彩霞。又己卯

年謝張寶應詩云。假公晝舫二千里。臘底春初足五旬。載得高人并名藥。入門一笑未爲貧。

張山來友聲新集。載潛邱尺牘曰。歸舟竭五日之力。始得盡讀所賜佳刻種種。歎爲望洋。而於尊公老先生雲谷臥餘。尤覺心折。真說部書中第一書。惟王伯厚困學紀聞。可相伯仲。非程大昌演繁露比也。

來拙著毛朱詩說十數葉。與臥餘詩非孔門舊本之說。不謀而合。幸亟梓入乙集中。

案詩說爲昭代叢書乙集之第一種。山來自序

云是編經始於戊寅之冬，告成於庚辰之夏，以潛邱行蹤推之，此札當寄於己卯春間。由吳門反棹之後，歸途經揚州，山來以新刻相贈，故有歸舟云云也。山來名潮，歙縣人，流寓揚州。又案詩說各條，本疏證之第八十篇，因書序而類及於詩序，非別有一書也。茲以徇山來之請，抽出之耳。

亦可謂畫蛇添足矣。

釋地。吾友胡臚明北上，過吾家陶陶者三永夕。禹貢雒指略例，己卯，余復入帝城，謁大司馬吉水李

公。秋濤案，東樵與潛邱始晤，即在京邸。後復同寓瀾庭，均無潛邱家居。東樵北上之事，證以略例云云，必己卯年事無疑也。穆案，李公名振裕，字維饒，康熙庚戌進士，官至戶部尚書。漢學師承記，謂康熙己卯，因再從姪會恩官京師，乃復游日下，禮部尚書李

振裕，侍講學士查昇，皆以爲當代儒宗，未幾，以老病歸，昇供奉內廷，暇日以禹貢雒指進呈，上覽而嘉之。同年籍對曰：浙江人，六十餘歲，禮部侍郎，胡會恩之叔也。案會恩字孟綸，康熙丙辰進士，官至刑部侍郎。

秋谷鼓枹集，有歸次淮安，值端午，觀龍舟，呈閱百詩詩，五千里外轉萍蹤，重倚通明滿院松，人向日南懷霰雪，路移天北駭魚龍，詩囊略遣裝增重，歸輿偏教酒讓濃，簫鼓聲中渡河去，相思獨上岱東峯。

李恕谷年譜，己卯。

常在夏間。

至淮安訪問百詩論學，又庚辰寄毛河右書曰：自客歲拜別函丈，過淮上晤閻

潛邱，因論及古文尙書，搢曰：毛先生有新著潛邱大驚，索閱示之，潛邱且閱且顧其子曰：此書乃專難我邪？搢曰：求先生終定之，潛邱強笑曰：我自言我是耳，已而再面析他書甚夥，毫不及尙書事，想已屈

服矣。

劄記題古文尙書冤詞孔穿曰。謂臧三耳。甚難而實非。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人將從難而非者乎。抑將從易而是者乎。余則反其詞曰。偽古文尙書甚難而實是。不偽古文尙書甚易而實非。人將從易而非者乎。抑將從難而是者乎。此余所以不復與毛氏辯。而但付之閔默爾。又曰。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余謂此自是學海遠遜經神。故云爾。若在今日。豈其然。

案全謝山謂四河得交。閔徵君始聞考索經史之說。卽潛邱引何劭公語。亦可徵會。

毛西河寄潛

邱古文尙書冤詞書

案此書當卽附李塉寄至。所謂毛先生新著是也。

略曰。接讀四書釋地一編。又經三年。淮上去此不遠。而郵寄

甚艱。近蠹吾李塉。胸有疑義。越三千里來證所學。乃以寓居桐鄉之故。與桐之錢氏作古文尙書真偽之辨。列主客來問。某向亦不慚僞古文一說。宋人誕妄。最叵信及。惠教所著古文尙書疏證後。始快快謂此事經讀書人道過。文不應謬。遂置不復理。今就兩家重爲考訂。知古文尙書。自漢武時出孔壁後。凡內府藏棄。與民間授受。相繼不絕。且歷新都篡弑。永嘉變亂。亦並無有遺失散亡之事。而梅賾在晉所上者。又但是孔傳。并非古文經文。其在隋書經籍志。開載甚明。外此則又無他書可爲藉口。則其底

裏瞭然。何得有假。因就彼所辨。而斷以平日所考證。作古文尙書定論四卷。其中微及潛邱。并敵鄉姚立方所著攻古文者。兼相質難。以爲學無兩可。苟或所見不謬。卽當力持其說。雖自揣生平所學。百不如潛邱。且相於數十年。誠不忍以言論抵牾。敗參差之端。祇謂聖經是非。所繫極大。非可以人情嫌畏。謬爲遜讓。况潛邱之學。萬萬勝余。亦不敢謂能勝六經。有學識人。定無我見。一聞真是。便當自舍其所。非然。研經好學如立方者。亦復墨守不下。曰各行所知。則生薑真樹生矣。因削去定論名色。改名冤詞。且增四卷爲八卷。再加考訂。不曰釋冤。而曰冤詞。以不敢釋也。吾第列其冤。而世釋之。釋不在我也。世不肯釋冤。而必欲冤之。冤亦不在我也。如此則可以告無罪矣。竊謂潛邱所學。何處不見。原不藉毀經以爲能事。且胸藏該博。必有論辨所未及。考據所未備。以廣我庫隘。冤詞無定。潛邱定之。何如何如。四庫書提要。古文尙書冤詞八卷。毛奇齡撰。奇齡淹貫羣書。而好爲駁辨。以求勝。凡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詞。古文尙書。自吳棫朱子以來。皆疑其僞。及閻若璩作古文尙書疏證。奇齡又力辨以爲真。知孔安國傳中有安國以後地名。必不可掩。於是別遁其詞。摭隋書經籍志之文。以爲梅賾所上者。乃孔傳而非古文尙書。其古文尙書。本傳習人閒。而賈馬諸儒未之見。考隋書經籍志云。晉世祕府存有古文尙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尙書並亡。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

傳奏之。其敘述偶未分明。故爲奇齡所假借。然隋志作於尙書正義之後。其時古文方盛行。而云無有傳者。知東晉古文。非指今本。且先云古文不傳。而後云始得安國之傳。知今本古文。與安國傳俱出。非卽東晉之古文。奇齡安得離析其文。以就已說乎。至若璩所引馬融書序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又引鄭元所注十六篇之名。爲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罔命。明與古文二十五篇。截然不同。奇齡不以今本不合馬鄭爲僞作古文之徵。反以馬鄭不合今本爲未見古文之徵。亦頗巧於顛倒。然考僞孔傳序。未及獻者。乃其傳若其經。則史云安國獻之。故藝文志著錄。賈逵嘗校理祕書。不應不見。又司馬遷爲安國弟子。劉歆嘗校七略。班固亦爲蘭臺令史。典校藝文。而遷史記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尙書。安國以今文讀之。逸書得數十餘篇。歆移太常博士書。稱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書十六篇。班固漢書藝文志。亦稱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則孔壁古文有十六篇。無二十五篇。鑿鑿顯證。安得以晉人所上之古文。合之孔壁歟。且奇齡所藉口者。不過以隋志稱馬鄭所注二十九篇。乃杜林西州古文。非孔壁古文。不知杜林所傳。實孔氏之本。故馬鄭等去其無師說其十六篇。正得二十九篇。經典釋文所引尙得覆驗。徒以脩隋志時。梅賾之書已行。故志據後出僞本。謂其不盡孔氏之書。奇齡舍史記漢書不據。而據唐人之誤說。

豈長孫無忌等所見。反確於司馬遷班固劉歆乎。至杜預韋昭所引逸書。今見於古文者。萬萬無可置辯。則附會史記漢書之文。謂不立學官者。卽謂逸書。不知預注左傳。皆云文見尙書某篇。而逸書則皆無篇名。使預果見古文。何不云逸書某某篇邪。且趙歧注孟子。郭璞注爾雅。亦多稱尙書逸篇。其中見於古文者。不得以不立學官假借矣。至孟子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庠。歧注曰。此常常以下。皆尙書逸篇之詞。爾雅釗明也。璞注曰。逸書釗我周王。核之古文。絕無此語。亦將以不立學官。故謂之逸邪。又岐注九男二女。稱逸書有舜典之書。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使逸書果指古文。則古文有舜典。何以岐稱亡失其文邪。此尤舞文愈工。而罅漏彌甚者矣。證驗多端。非一手所能終掩。近惠棟王懋竑等。續加考證。其說益明。本不足再煩較論。惟奇齡才辨。足以移人。又以衡經爲詞。託名甚正。使置而不錄。恐人反疑其說之有憑。故撮論其大旨。俾知其說不過如此。庶將來可以互考焉。

劄記。今年中秋後三日。大中丞宋公。以賑荒舟過淮。

案牧仲爲壽無功。孝廉跋黃石齋手札墨蹟。康熙己卯秋。子承旨賑飢淮揚。宿留寶應。國史宋華傳。康熙三十八年七月。疏報

蘇松所屬沿海地。因六月朔。遇颶風驟雨。潮水泛溢。田舍被淹。又疏報江寧府屬之六合。上元。句容。松江府屬之上海。鎮江府屬之丹徒。七月內山水陡發。秋禾俱淹。請照例蠲免。并勸支貯穀賑恤飢民。又疏報淮揚徐三屬二十州縣。及三衛濱河之地。值秋雨連綿。黃

淮交漲。田此皆沈水底。其被災十分田畝。賦請破格全蠲。并移江寧倉米十萬石。鎮江截留漕米九萬五千餘石。鳳陽倉麥六萬六千餘石散賑。並得旨允行。案先生作宋中丞壽序有云。請國請賑。疏數十上。不帶官爵。身家與民。延旦夕命。甚至移節維揚。窮鄉沮

洶扁舟往返。若人人有巡撫之臨其室。摩其頂者。皆是年賑荒之實跡也。

余以病未謁公。手唐百家詩選全本授謁者曰。子爲我紀百詩。作一序以賀余之遭。彼序固有言。珍此以俟。俟焉果得矣。命竟未達。豈委之於草莽乎。抑謂我老耄而舍我也。

有示兒詠。并孫學翼學林四絕句。第一首云。報道明年租盡捐。聖恩如海復如天。亦當系此年作。

有讀陳書讀金石錄五言律詩二首。後有自注曰。余老矣。不復能彊記。仰思古人。得二人焉。各繫以詩。寤硯齋詩。己卯年。有記徵君先生贈華易安二首。後七絕二首。

題老蘇集。揚用九自吳門歸。以余好收書。於時下刻本尤易致也。購以餽予。其籤題不曰老蘇全集。而曰蘇老泉先生集。是父冒子號矣。蓋蘇氏先塋。有老人泉。子瞻取以自號。不知何年。譌以稱老蘇。一辨於葉石林。再辨於焦弱侯。以家藏子瞻墨蹟。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圖書證尤妙。此尙不曉。何以刊爲題。變雅堂集。變雅堂集。刻原未全。故此止二本。無卷數。嘗思安得有青蚨十五千。遠寄其家。三郎武功。屬繕寫詩第一次及雜文。并制舉義亦不遺。作一副本。以流通天壤間。忽忽已十餘年。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閱此正值其培葉藩桐初至。以雨阻未晤。桐初於皇女夫也。康熙己卯十月八日也。潛邱老人題。年六十

有四。

除夕題潘孟升詩集。

行述因學紀聞二十卷。因浚儀之舊而駁正箋釋推廣之。年六十四書成。案紀聞書首摹深寧手書題詞。有復申跋曰。右三十八字。乃尙書親筆。常熟毛黻季辰以視徵君。且曰。盍摹勒諸卷首。徵君欣然如其請。蓋徵君曾兩遣人至鄆縣訪其裔孫。求行狀墓銘神道碑。以補宋史列傳之略。不可得。又欲續其遺像。亦不可得。今存其手蹟。猶前志也。闕詠臨并記。

謝山宋王尙書畫像記。同樂島君巽亭爲余言。榆亥郭王氏有先生像。亟喜往請而觀之。須眉惆悵。端居不樂。其當杜門

謝客之際乎。惜不令百詩見之也。